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三	四	漢
函	一	冊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41	
冊數	12	(10)	
函號	277	7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石鏡山房四書說統卷之三十下孟

仁和後學張振淵彥陵甫輯

男 懋忠 師 斌 校正

離婁上

離婁章旨○姚承菴曰此章鄒氏分作二段亦是但聖賢說話  
是一口氣不必過為分截此章總是論為治者在實行先王之  
仁政故從仁心仁聞說到惟仁者宜在高位而其臣不可泄泄  
耳先王之道先王之法凡四見是通章提掇語總是責成君臣  
之詞○別處論政多重心此獨重法以當時諸侯蔑視井田學  
校等法故也要知法者心之寄也心與法固自離不得

四書說統

卷三十

石鏡

徐懋齋曰章內雖以四箇故曰分段然玩其文意逐節相生如  
上云徒善之弊等之徒法而下即接云遵法可以無過上云不  
曰先王不得為智下即接云惟仁者宜在高位上云喪亡無日  
矣下即接云天之方蕪無然泄泄挽回大意全在臣子之急為  
救正故末特以責難作結無窮屬望之意俱在轉折處傳神  
陵氏曰此章始以堯舜開端而終以責難所為責難者正欲責  
其君為堯舜之君也夫君能以堯舜為法則必無師心之失臣  
能以堯舜責其君必無苟容之患則道與法可以相成而心與  
政亦可流於不竭矣所為回天者以此所為澤今傳後者以此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

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首二段借制器審音引起堯舜如詩興體然即堯舜亦是借來  
說雖堯舜不能外仁政為治極見法之不可廢也饒雙峰曰規  
矩六律當初皆是聖人做的雖離婁公輸師曠亦不可無之况  
庸匠庸工乎不以仁政雖聖人也不能平治天下况後世乎  
莫中江曰道字是總名仁政即道中作用也人但見堯舜能治  
天下以為其道大如此而當時原少仁政不得或以道字偏指  
心非也牛春宇曰道字是虛字眼凡堯舜運精一之神達執中  
之妙聯屬天下以成其身皆所謂道也道即在政內政即所以  
行是道者故下文只曰不行先王之道又曰不曰先王之道又

四書

卷

五



重法又恐人之泥法而不得其推行之本也故特地點明見心  
法決相離不得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上丈已有故曰字收煞引詩見用法必善於治又以起下法所  
當導意○惟能率由舊章故無愆忘之過作推原說過謂用意  
過當處忘謂照顧不及處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  
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  
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按上文云先王之道此却提出聖人二字見得古來所留之仁

政皆自聖人制出所以後世不可不遵耳此與離婁諸人用法  
者不同三段歸重末段○聖人之竭目力正在繼之以規矩準  
繩上見得聖人之竭耳力正在繼之以六律上見得聖人之竭  
心思正在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上見得不可勝用仁覆天下只  
就見成的說

湯霍林曰竭字重者言他箇謀處置不知費幾番心思直是仁  
天下之心毫無滲漏故一竭之後政即繼之繼之口氣極緊切  
牛春字曰心思乃經畫所以治天下者仁政乃流布所以治天  
下者繼字本既字來言既竭心思即從此心思竭處引續出來  
有是心即有是政不費一毫氣力徐岩泉曰聖人心思所竭處

不是分外加增萬物一體聖心純是至仁九州四海原在其心之內竭者盡聖心之分量也然必達於政而後分量始盡

餘輔慶源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故規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耳目言力心言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饒雙峰曰惟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以要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繼字最有意味不然仁政雖是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矣

解開焦漪園曰此節不是說聖人立法之善是言立法之意耳聖人同仁心不足以覆天下故以不忍人之政寄其心思而使天下被其仁也聖人立法之意如此為政者而可以廢法乎

故曰為高必自丘陵為下必自川澤為政不曰先王之道可謂

知乎

錢私入曰心與政合乃可以成其仁先王之道也仁與知合乃可以善其治因先王之道也莊忠甫曰因之之功與作者等知固所以成其仁也

愚按大凡世主之能變亂舊章者必是自負其聰明的不知吾人之心思何如敵得聖人古來之成法其効已驗而我故欲師心自用徒自討勞苦一番豈不是不知故下文極言廢法之害以見成法之當因耳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摘其惡於衆也

曰

卷

石

玩是以二字領上。遵先王來說。宜在高位。有臣民胥被其化。意猶惡註解遺惠。未安。惡對善言。即不仁也。以下文觀之。臣民胥化。而為不仁。即是不仁之惡流播於衆。處播如傳播之播。言其無處不到也。從高位高字說來。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此節正是播惡於衆之實。上無道揆一句。是通節大綱。而無法守五句。又以無法守句為綱。曰不信道。不信度。曰犯義。曰犯刑。都是無法中的名色。由無道故。無法由無法故。不信由不信故。犯一步深一步說。按此節當散散說去。勿太分承為妙。上指

君言朝字。通指朝廷之上。浸說得廣。君子即指臣矣。下指臣言。工字。通指各衙門。浸說得廣。小人即指民矣。道是理之當然。法是國之常憲。然道外無法也。義即道度。即法刑。亦法度中事。信義行於君子。故不守法。便犯義。刑戮加於小人。故不守法。便犯刑。鄒澤山曰。兩無字。非無道與法也。是有之而不依也。兩不信字。由無道法來。謂可皆玩視而不信也。犯義見法。雖不加。而理則可咎矣。犯刑。非必入於吏議。只不依法行。便是犯刑。當時已不信度。安得一刑之。

道法徐玄扈曰。道揆揆字妙。事之有道。如物之有權衡。無道揆者。不把此道理去處事也。道揆有員。活意法守。是一定意。所謂

君主員臣執方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

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當時不行仁政之故病根在富強故言此以破之上無禮應

上無道撥句下無學應下無法守句賊民興應上犯刑犯義而

喪無日矣應上國之所存者幸句○方文伯曰國家不在形勢

之強弱而在精神血脉之流貫故昌黎云脈病而肥者死矣亦

此意

辨只是箇先王之道就他斟酌出來曰道揆其合天理人情

之宜曰義中間先後緩急有條有理曰禮皆有尺寸準繩可循

可守則曰法曰度

○詩云天之方殲無然泄泄

姚承菴曰上既不仁而至喪亡無日全賴忠臣義士為之扶持

乃天之方殲而猶然泄泄又安用彼相為上泄泄猶沓沓只引

俗語以互證其義下猶沓沓也乃指此等入所為之實如此

○泄泄猶沓沓也

沓沓不是解泄泄之實泄泄東周時語沓沓戰國時語一則諷

諭在朝廷寄念於憂國秦公一則清議在閭閻致慨及憫時憤

世俱是傲官邪勵臣箴意虞伯生曰唐虞之臣師師三代之臣

蹇蹇隆周之臣藹藹哀周之臣泄泄戰國之臣沓沓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事君二句引起歸重在非先王之道上○義指匡救說進退只

指周旋左右說禮即下文恭敬是也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說

再點猶沓沓也語明清議之可畏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 吾君不能謂之賊

責難陳善俱主格心說先王之道原非難事此曰難者對世主

言之陳善閉邪正是責難的條件而陳善所以閉邪意却不平

恭者尊而隆在君身上見之敬者謹而恪在自心上見之賊便

是恭敬之反

徐自漢曰人主入於邪則易挽於善則難人臣陳善正所以開

邪也而陳善以閉其邪正所以責之難也然則陳善與責難共

是一事而何以分恭敬蓋以其所陳者而致其所責是望之大

的意思故曰恭以其所責者而細密開陳是小心謹密處故曰

敬陳責非有兩功恭敬非有兩念

輔慶源曰為治者固當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然非君臣同

心各任其責亦安能有成也哉

法堯舜章有○徐傲弦曰此章以仁字為主前面說一箇堯舜

後面說一箇幽厲正是仁不仁的樣子中間引孔子道二語却

是分擔兩頭見得出乎仁便入乎不仁故把幽厲與堯舜對說

正見不可不法堯舜處

湯戒對

四書說

卷三十

山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王觀濤曰：至字，勿作「高遠」意看。只是「的確」，確不可移易之意。觀下文「不法堯舜，便慢君賊民」，如離了「規矩」，便不成「方員」，可見張侗初曰：至，有「神明變化」之概。按「兩至」字，註以「兩盡」字解之，須善看。聖人若只自盡得「倫理」，何可言「至」？直是「經綸天下」之大經。所謂「肫肫其仁者」，令天下萬世之人舍是更無所取，則故曰：至。本文以「規矩貼之」最明。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堯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以規矩擬聖人，人倫之至，便見得是個萬世法程了。兩盡字，正從上文「至」字生來。然「舍堯舜之外，別無可以為法」而已矣。三字是一章血脈。○法堯舜，不只在形迹上求，玩本文下所以二字，便暗藏「仁」字在內。出乎堯舜，便入慢君賊民一路去。此就是出此入彼意。正見為君臣者，不可不以堯舜為法。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道只有一箇仁，安得有二？所謂二者，猶云：只此兩條路耳。要見得出「仁」之外，便是不仁，更無別路可躲閃。處徐自溟曰：總說個「仁」，便說個「不仁」，與之對，此乃「唐虞」相受人心道心之介。甚危甚微，故須在心之所以然處，辨別堯舜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正堯舜。擇於仁。不仁之介。而惟崇守一。仁以為中。使不仁不得而二之也。○問不仁何以亦曰道陳定。字曰辟。如說有大路亦有小路。○徐岩泉曰。人倫只是至仁。仁者天地萬物為一體。融通浹洽。雖各有片段。自是聯絡。即天地生生之意。貫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故曰肫肫其仁。此仁字即人倫中藹然處便是。○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甚言不仁之禍。所以深懼之。暴其民讀斷。甚字連下。乃其禍有甚有不甚也。

○詩云殷鑒在夏。后氏之世。此之謂也。

○引詩見世主當鑒幽厲。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按此承上章仁不仁之意。而推言之。雖自天子說到庶人。却以國為主。點醒世主處。全在惡死亡三字。蓋因其所惡而進之。以強仁也。惡醉強酒。非喻其難免。乃喻其醒而復自昏沉耳。○反求章旨。○此章專為世主之好責人而忘自責者。發精神只

在反求三字。首節只虛論箇道理。次節方寔以自反工夫着落。在人身。上引詩亦只重一自字。以映已字。然點出配命來。正見天命人心之總會。皆屬已身擔負。此反求之功。不容緩耳。張侗初曰。鈞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化本在我。不由於彼。故管子曰。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我不先而求物之來。豈物之性哉。然則反求自求之有深矣。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此節緊論自反道理。當如此。非惟不尤人。且有借鏡於人。意。孟子曰。既曰愛人。治人。禮人矣。則不親。不治。不答。其失在人。不

以為人尤。而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自責自備。若借之為吾砥礪。而所以勤施之者。不倦。此是何等心腸。○知明處當之謂智。即在立綱陳紀。見得。或曰。反其智者。反吾明明德之本体也。更商之。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行有不得。雖是推開其實。舍三者之外。更無自反處。不過即是三者之中。而無時無處。不反求諸己。故下一皆字。其身正。即在皆反求。上看出天下歸。即其身正。上看出天下大矣。何以人人皆歸。蓋仁智禮原在人心。心同此理。故可必其歸。此亦不重極言其效。只見不外一身。而可管攝天下。深明其不必外求意。

方文伯曰天下與已原不屬分外若不得人心而即從人心求之則愈不得已須把人心收拾到自心上方謂之反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永是無間斷意自求多福非泛言多福之我集也正謂永言配

命乃所以自求多福必以我身作主乃見引詩本意自求二字

正與上及求之義相證○章內已字身字皆根反字說故反字

意極重

○莊忠甫曰福之權命實操之而配命之權我實操之我配命而

命福我則福非求之命也求之我而已故曰自求多福

○孟子曰人有恒言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

張洪陽曰凡人於尋常言語只輕易者過了都不得他言外意

如人人開口便說天下國家不知這言語中還窩根本意思在

○身是天下國家之根本孟子欲剔出此本以示人故舉恒言

推及之通節只重本字序字不必入

莊忠甫曰天下國家其勢相離離而繫之使合所以使人共聞

而並悟也家之與身其勢相合合而隱之使離所以使人獨觀

而自得也此恒言所以不言身之意也不言身者貴身於天下

國家也置天下國家於身之內則可使草木昆蟲聯為肺腑置

身於天下國家之內則可使喘息呼吸通於胡越故身者不可

身於天下國家之內則可使喘息呼吸通於胡越故身者不可

卷三十

十一

石鏡

說不  
字大  
在

與天下國家並言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洋溢乎四海李乘一曰通章重德教二字言教不以政而以德即跋扈者猶心服而况世篤忠貞者乎慕即慕其德見非懾於威而誦於勢也國人天下之慕亦不是以巨室為轉移仍在吾德教上但教行有近逆巨室始耳慕有欣欣愛戴之意即其慕處便是德教洋溢處○巨室之慕只從吾身之正而無可取怨怒來何等簡易若備身之外別求不得罪於巨室則政柄反為巨室所據非孟子立言之旨○董思白曰由巨室慕而一國慕以至天下慕

只一滾下來沛然意自可想

附黃洵饒曰古者卿大夫皆世其官所與共社稷者故曰巨室後世誤以兼并之豪為巨室以屈法縱惡為不得罪則非矣按巨室固多跋扈者然世篤忠貞亦不乏大約其力足以把持國政者為難耳若泥定在權臣一邊則不得罪三字說不云然則所為不得罪者如何愚下轉語曰不得罪於天地不得罪於祖宗不得罪於群臣百姓是為不得罪於巨室願天章旨○此章不是教小國受大國之命全是激發人之不受命者當師文王為政於天下耳通章重四天不重順天○本意只重師文王句而兼引景公對說者見文王景公正相反不

自強則為景公之事夷狄能自強則為文王之膺天命信乎處無道之天者不可不師文王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後如朝會征伐聽真政令是也戰國以力相役乃無道之天下徒有道說起望當時諸侯好仁無敵轉無道為有道之深意  
按指出天字專為群雄爭長說然有道無道中含箇天子在天字最難看如云氣運是也張侗初曰明聖興而威福一乃天與以安天下之資群雄起而禍亂生亦天與以爭天下之資所謂天授非人力意正如此

高中文曰堯舜之世九官相讓六德為諸侯三德為大夫濟濟雍雍當是時而稱詐力是愚人也  
是故三苗窺防風殘春秋戰國之時吳越爭長秦伯西戎虎視鴟張弱肉強食當是時而不審已量力是愚人也是故江黃滅燕丹亡饒雙峰曰雖曰時勢如此然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來矣  
鮮曰文王枕靡常之天則能臣服商家而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景公委於無道之天則不免受命於吳而小役大弱役強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  
涕出而女於吳引景公一段不是受命蠻夷為順天正是不能自強不免人役的證驗涕泣二字乃粧點他羞赧的光景下文恥字正從此生

出  
今也  
說箇  
役也  
文王  
如耻  
下矣  
激發  
五年  
化小  
文王  
詩云  
靡常  
天下  
舉文  
遇之  
是目  
殷士  
賢也  
徐自  
卷三  
十五  
石鏡

出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

說箇耻字就是激發他強仁猶弟子而耻受命言必不免為人

役也此句不是要他去受命只言徒耻亦無益耳故下文把師

文王去提醒他見得師文王方可免此耻

如耻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

下矣

激發世主處只在如耻之三字師文王不外行仁此處且勿靈

五年七年又所以欣動之也必為政於天下向要看蓋不惟

化小為大化弱為強抑且化無道為有道則善於奉天者也此

文王所以不可不師也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侯服於周天命

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

天下無敵

舉文王為政於天下之事以見其可師仁不可為衆猶云衆者

遇之失其衆耳此指文王說是孔子推原語國君好仁二句則

是目文王而泛論其理是孟子找足語莊忠甫曰以膚敏之

殷士而猶執裸將于周以大德大賢在文王而彼又為小德小

賢也當此之時抱賢德者且甘為我役而何論其力哉

徐自溟曰商紂非不強大而不免奉祭祀于周此不惟見弱小

卷三十五

石鏡



四書詩經  
者之當自強亦見強大者之不足自恃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

能執熱逝不以濯此節總見欲無敵不能不以仁意又翻前面耻受命而師大國

者說引詩只重誰能二字自取章旨○通章言敗亡之禍皆不仁者之所自取○是激悚

他受言聽諫意○愚按自古危亂之朝未嘗無忠言即自古我

亡之君未嘗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只緣他心迷于私欲荒淫暴

虐雖危自以為安雖當自以為為利茫然不知己之所為故孟子

將自取三字點醒他句句是不可與言句句是要他聽言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

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杜靜臺曰以事迫言為危以害至言為災此直指危與菑說亡

則增所以二字乃不仁之所為也此三句正是不可與言處末  
二句雖反言以決之然有傷悼意有警動意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  
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徐敬弦曰孺子只言清可以濯纓濁可以濯足夫子却找足兩  
箇斯字便生許多見解這斯字却從可以處生來自取字又從  
斯字生來莫中江曰玩可以二字蓋水之可而非孺子自可之

四書說統 卷三十一 十一

多體會此

也。孔子不是解說孺子之歌，乃就其歌而指點之，提醒後人。只在自取二字上。輔慶源曰：夫不仁之人，則雖忠言至論，無自而入。聖人之仁，則雖常言俗語，聲入心通。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息安此兩節，總發明自取意。曰：自侮，曰自毀，曰自伐，見世主不

得歸其咎於人。曰：自作孽，見世主不得諉其數於天。唐荆川曰：不仁之人，不信人言，往往以自取之禍歸咎於天。故引言天猶可違，而自作之禍必不可活，惟不咎天而反已以行

行，則可以轉而為福。

歸仁章旨。子見當時憔悴於虐政，故汲汲以仁之一字為援。通章總有激發世主語。以今天下節作主，上評論民心歸仁，以起其端。下申明好仁當速，以足其意。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開首舉桀紂為例，便是今之諸侯樣子。通節以得天下為主，得其民得其心，都是得天下事。不可作三平看。欲惡只是一箇心，與聚勿施只是一箇仁。更分不開全從萬物一體中流出。姚

曰書克克 卷三十一 十一 石鏡

四書言義 卷三十一 十一  
元素曰所欲稍不遂便生缺望曰與聚是滿其欲所惡即能阜  
已覺不堪曰勿施是絕其源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故為淵毆魚者獺也  
為業毆爵者鸇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

二節相連看俱重歸仁意水就下獸走曠是狀其歸仁之勢歸  
則不待毆而况又有不仁為之毆者其歸豈不益速耶為淵二  
句是剔出湯武來說明得民心之故陸聚崗曰桀紂無毆民之  
心而有毆民之理湯武無利之之意而天下自堅其歸之之心  
其勢甚其情甚其當之君肆於民上泄泄然自以為安而不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

已  
勉諸侯急急好仁見圖王者不可失此機會吃緊在天下三  
字上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

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此恐世主不自激發又危言以動之見得一失機會必至死亡  
不可不猛省下手志於仁耳李九我曰志字有力人主若立志  
專確仁心便不肯歇息行仁政便要徹底民有欲惡決然處置  
停妥匹夫匹婦一或失所不肯放手即此便有致王之理胡雲

○峯曰三年之艾不能蓄之平日而自今蓄之猶可也是故為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

○附按擾時說言病日已深當急求三年之艾喻民困已極君當急於行仁下四句只反言以見畜之不可不早耳然細玩本文及註則今之欲王者還是慨嘆當時好仁之晚意七年之病喻暴虐不喻民困三年之艾喻至仁不喻深仁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錢弘人曰前引執熱之詩謂當時之天下如火益熱也非仁則無以沃之而解其熱此引胥溺之詩謂當時之天下如水益深也非仁則無以極之而救其溺此皆孟子救世之心救世之論

○自暴自棄章旨○此章重二自字總註道本固有而人自失之是也人之安宅人之正路二人之字正見得乃人自有所以失之為可哀此是一章血脈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不可與有言在不見信上見不可與有為在不能勉上見總是絕之之辭非斷之之辭

兩自字是提醒人處不干別人事都是自己暴棄了最是可憐禮義猶云道理是通套字仁義二字乃實落故下只申言仁義朱子曰自暴是剛惡自棄是柔惡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

由，哀哉。自暴自棄者，只因錯認仁義為難。要在別處居身，站脚處，只有個仁義。彼不知安危邪正之辨，故孟子指出居身站脚處。只有個仁義最好，再無別處可居。可由此好處，而自暴自棄，不居不由，真是可哀。○安宅與從欲則危相反，正路與旁蹊曲徑相反，可由可居之理，不越能由能居之人。提出兩人字，正與自暴自棄相應。要得孟子提醒暴棄意。

附解：饒雙峰曰：前面說自暴自棄兩等。人後面說不居不由，又只指自棄者言之。何也？蓋非毀禮義之人，已不可教誨矣。那不能

為的，只是為之不勇耳。尚知得可居可由，猶為教，所以孟子只歎息那自棄之人。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此為人之思，以道術易天下者，發道以本體言事，即體道之工夫。人人即是天下，親了長了，即是平。天下平不重，只見淳性之外，無餘道，率性之外，無餘事，不必求諸遠，且難耳。

姚元素曰：道具于心，何甚通也。外心而求焉，則遠矣。道之知能，處即是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何甚易也。舍自有之知能，而更求所為事，則難矣。自我觀之，人人只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心字亦是  
此是

四書

卷三十

十

石鏡

本文兩在  
字可味

矣。此只舉一近易的道理。指點與人看見得親長便是道。親之長之便是事。而天下之平。即此而在。何必求之遠且難也。不得以平天下做遠且難看。

吳目之曰。只存一求之之心。便馳騫高遠。其實天下之不平。正繇於此。不說平天下。而說天下平。可見只在親親長長上。此道為事。更不必求之天下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徐儼弦。天下平。不是遠且難。親親長長。而天下自平。見不必求之遠且難。思誠章旨。按通章以誠身為主。而思誠二字。正是誠身下手處。所為盡人以合天是也。誠能動物。已見於獲上信友悅親等件。而末節一正一反。是決言動物必本於誠。此思誠之功。所以

不容自已。奇意總歸重思誠上。不作能誠之驗說。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不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身屬在悅親。是步步進下的文法。其實各件都本於此。而明善又誠身的工夫。曰獲曰信曰悅。俱點出道字。總是一誠身盡之誠。至悅親始露者。從良心真切處着落耳。明善誠身。依朱子解。只說先明真安。然後可以去妄而存真。近儒以天命之良解善字。明善者。明誠之本原也。正与下文天道相照應。

附鄭中甫曰。孟子一生道性善明善。善之善。自正面目要。

之明乎此善即誠也。自其純德精粹。言之善。自其真實無妄。而言謂之誠。明即明淨之明。正。精惟一工夫。明即是誠。非明然後誠。明善之學。要將。切。磋。琢。磨。見。得。私。欲。淨。盡。茫然透露。純是天理。無毫髮雜。此為明善。即為誠身。

誠工夫  
不明善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按此非辨誠有天人。蓋推原人之本。有是誠也。重在思誠上。誠者天之道。流人身中。指出箇源頭。未見得此誠。原是天賦的天人。無兩箇道理。只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明善者明此而已。方文伯曰。道無天人之別。天道提出一箇性體來。是本來所以生者。不可作在天之天。此天已落在形氣中。人道不過盡性耳。與自成自直。例看。

誠要本  
誠未

至大是有  
實地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徐岩泉曰。誠到至處。無一毫虛假。即是天命。人人備足。觸之即聖。感之即應。豈有不動之理。其有不動者。必其誠有未至耳。安得不明善以誠身。如饒雙峰曰。誠身工夫。當無間於事親取友。事君治民之際。誠到至處。自能動物。則以之事親而親悅。以之取友而友信。以之事君而君用。以之治民而民從。附陸實府曰。盈天地間。只是箇誠。隔不得形骸。誠之至。自能動物。在自心上說。天地民物。合為一脈之意。非自人已感應之迹。言也。精神稍生。隔礙遂分。對待之形。故曰不誠未有能動。字。

言也

竟

下不看物字可見動稅在至誠身上論不在物上論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具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具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  
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章不為文王說是在末條姚鳳梧曰文王養而土之民而得二老天下之民因二老而歸文王此文王所以為政於天下也今人一師文王而政便可期於七年之內可見王道之果非迂濶而難行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口書

卷三十一

十一

居



不容於死。猶云：死有餘辜也。或曰：一人之死，不足以贖千萬人之命，非正旨。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此節只分兩等，兩次之。亦次於善戰者耳。連諸侯而使之戰，關草萊任土地而助之戰，三者是一條路上人，但非身親為戰者。故姑次之，通重戰字。○愚按：富強相為表裏，故孟子因列其罪於善戰之後，所以絕其萌也。  
董氏彛曰：土地關田野治，則有慶，辟草萊任土地者，則次上刑。孟子論人臣功罪，只原其心。蓋治地而主于利民，則守國之功可以論治地；而主于利國，則殃民之罪不可逃。

○  
眸子章旨。○按：舉世以為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不知就人身上論，自有一段真精神凝聚處，只是察識不到耳。故把眸子指點出來，正見得善觀人者，不在所發而在所存也。然中着聽其言也，句非謂可全廢聽言，謂以言質之於眸子，則更無可躲閃處。以言觀人，自是正法。如曰：言猶可以偽為，眸子更不容偽則似是而非。○或曰：此章重不是觀人之法，惡無可匿，正是要人正其心術。此說本張南軒附後。  
附張南軒曰：學者讀此，非獨可待觀人之法，并可待檢身之要。私心邪氣頃刻不可有一有於中，而昭昭然不容檢矣。可懼哉。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

孟子

卷三十一

十四

鏡

子瞭焉。胃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凡人一身所存，五官百體皆是也。然凡體皆以形用，而眸子則形而神。故最良，虛齋謂惟眸子最好。觀人，看來觀人意，尚落一層。惡莫能揜，正見其良。處正則瞭，不正則眊。正是不能揜其惡。處○莫良，即良知良能之良。是良心自然之動。處又以易直訓良。蓋良心之動，自然而然而直，是無偽。此良字義，梁無知曰：憑你良心喪盡，而眸子之存一人者，到底不由你遮掩，所以莫良。陸寔府曰：天地通竅於日月，故陰陽薄饒，則日月代著其昏明。人心通竅於兩眸，故邪正未形，兩眸預呈其瞭眊。黃真父曰：陰符經曰：人心之視在目，蓋在外者；由目而入在心者，由日而發。

如弩之有機，徐徽弦曰：寐則神處於心，寤則神依於目。雖人心不可測識，而遊息之官，必然形見。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知言是孟子一生大學問，此非杞聽言撇却。玩本文也。字則聽言只據現成說，如云以言而參之，眸子則人必無可躲閃。處人焉廋哉，句非說人不能掩過說我如此，觀人定不為人所揜過耳。孔子是徐察法，孟子是直截法。西山真氏曰：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人之賢否不可揜。此現人之一法。按不知言無以知人，頌言緣我以為知，此指存手我者說。觀眸

四書言義 卷三十

子即人以為觀此指存乎人者說雖然真偽對照處必須以吾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

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此節專為時君假竊恭儉之名者發吳因之曰當時之君本是

侮奪却又要邀不侮不奪之名故必欲人肯順其侮奪方可歸

已之醜是內欲得侮奪之利而外又要得恭儉之名也不知恭

儉聲音笑貌偽為不得○按此章意多轉折有兩樣看法有謂

惟恐不順畢竟做出儉奪底事來故不得偽為恭儉此主究竟

說有謂惟恐不順欲得人之順已掩侮奪之迹以成恭儉之名

然恭儉豈可偽為得此主見在說

李東一曰不侮不奪正是恭儉處皆從真心中流出恭決不侮

則有謀即就是恭就是儉別有一等陽為恭陰為侮以虛拘為折節

即費出有經也是儉別有一等陽為恭陰為侮以虛拘為折節

是也陽為儉陰為奪以屯膏為惜費是也推其心只是惟恐人

之不順孟子誅其隱而斷之曰烏得為恭儉故下文點聲音笑

貌四字以足其意豈可為與惡得為正相應○聲音笑貌正從

惟恐不順而生

愚謂恭儉美德也即侮奪之君未有不顧居其名者然恭儉與

侮奪正相反而世主乃欲巧借名色以濟其私則其為恭儉處

口書言義 卷三十

正是深於侮奪處故孟子把聲音笑貌四字以窮其所托只是  
要世主以真心去行此恭儉耳書曰恭儉惟德無載尔偽正與  
此相發○此是孟子目世主浮慕恭儉故借其名以引誘之要  
得此意

援溺章旨○愚按此章須辨權與道合一處然後識得聖賢一  
片濟世的心勝聖人濟世之具止有此道權之說正在識時達  
變上見之權正所以善道之用而守道不屈正所以操援之權  
若謂枉道以從權則非其道而非矣又安所謂權斲原不識道  
故得孟子一權字便要他枉道為援孟子將權字歸到道上正  
見權與道非二物頃刻相離不得

少不得

鄭申甫曰權者稱量輕重以取中之謂也援嫂時避嫌為輕極  
溺為重出處時守道為重濟溺為輕孟子之不輕援正其知權  
處也○斲豈足以語權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  
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  
手者權也  
斲意不在問禮只要討出箇權字為下諷言張本權所以濟禮  
之變則權乃所以為禮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夫子之不援是訝其不從權意斲所謂權舍所學以徇功利是

也。權在道之外。

曰

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舍道而外。別無可援。天下者。枉道便失。所以援之之具矣。只徒

有空手在手。援是影語。非寔語。林次崖曰。拯救之權。可以為嫂

而通。而極溺之道。不可為天下而枉。枉道者。未有能極溺者也。

○禮之內無豺狼道。之內無妾婦。

別。楊復所曰。天下溺于邪說。孟子以仁義援之。天下溺於功利。

孟子以正道援之。此正時時以道援天下。處默運其權。非若手

援之。可以迹見也。未句語氣。如云。子欲手援天下。總是援手正

要。免思吾道之所以。援天下。處非如俗徒手之說。

○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

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友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

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

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愚按。父子係天性。至親。世未有父而不欲子之善者。正慮其責

望太過。其勢或至於相激。古者易子而教。假朋友以全父子之

愛。正是曲成人材。苦心處。沈無回曰。古者易子而教之。不得已

為。不肖子慮也。若上智中材。則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勿納於

邪。父亦未嘗不教。

按。勢不行。全在傷恩。上見得教者。必以正一段。正見其難行處。

大率子弟賢智者少。愚不肖者多。此就人情多處說。易子不重相易上。正是古人善成其子之方法。

附馮厚齋曰。國人寇仇之論。可以儆其君。不可以諭其臣。責善則離之說。可以告其父。不可以訓其子。

事守章旨。○此章雖以事守並起。其實論事親在於守身。首四句空空說。不失其身二段。正見必能守其身乃能事親。此是通

章綱領。孰不為事二段。又探出本字來。以明其大。引曾子做個樣子。只是言其能事親而守身。意自在其中。添出便是蛇足。

附鄒東廓曰。吾人戒慎恐懼。顧諟明命。以此事親則為孝子。以此事天則為仁人。若一念懈怠。便是自暴自棄。於仁孝懸

隔矣。守身工夫。要無間斷。故先聖之訓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曰夙興。匪懈。曰戒。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曰庶幾夙夜

以永終譽。皆是終日乾乾。夕惕若工。課始與天同健。與川同流。故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索了凡曰。事親為大。不是親大而君長小。但事親乃孩提真性。事之最先者。故為大。暗含下本字說。○吳曰。之曰謂之能事其

親。還有許多順親於道的事。不是一守身。便了却事親。但事親緊關處。全在守身一着。故特歸重不失其身上。

按守身暗含下養志發意蓋吾之身親之身也戰戰兢兢惟恐有失將一身之精神念慮無息不通於親故口能事其親若云遺親令名與下養志不貼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身之本也惟其為木所以為大

魯子養曾替必有酒肉將微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替死魯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微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引曾子養曾替正是說曾子之不失其身能事其親處鄒步鄒口人都把必請所與等當飲食細事看其實者數必字直是無

一時一念不在親就是一頓飯間一餒一餘亦看做親意所存絕能如此此豈一時口頭勉強做得來分明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用推到臨深履薄上方見曾子能事親處或曰養志凡繼志述事之類皆是舉以示例沈無回曰養志之本不外守身但守猶在我而養則以戒通於親養志而守身之理精矣引曾元一段只欲引出養口體以形養志貶曾元意不重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事親必如曾子這樣纔是可蓋只顯得養志為事親之道耳不重與曾子能事親上

陳眉公曰大學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大約父母之於赤子無一件不是養志的人子報父母却只養口體此心何安即如曾子養曾替此之三家村老嫗養兒十分中尚不及一兩事僅稱得箇可程子曰曾子之孝大矣孟子總云可也蓋子之事親其孝雖極至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  
錢受之曰自古豪傑親老家貧失身養祿多有毛義捧檄色喜亦此意也但人子必不失其身而後可論孝此身一失即牲鼎亦無所用之如曾子做喪耕魯豈有富貴口體之養而孟子獨稱養志正以其未嘗失身於稼衛間也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  
可見不能守身如曾子便是不能養志以之事親斷不可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此章論相體當從第一義做起人適政間不可謂不忠但救之於末流不若從本原做工夫則用行政皆舉之矣首二句便觀着格君心說故曰不足言所重不在此諍諫上一正君而國定正見定國工夫全在正君上與上文兩不足相呼應○格即感格之格或作停格解或作格式解更高之仁義二字舊以體用分屬非也君仁君義俱在體上說莫不仁莫不義俱在用上說正字即在仁義見得  
岳蒙泉曰入主之國所以紆紘靡定者以君心之非雜出於用



人行政之間而群臣又以口舌諫諍相持所以愈爭而愈不定

又有大德之人正己以正君自然君心一歸於正而國遂定矣

又何必人而適政而問哉

方文伯曰全重大人兩字大人平日道德隆重自家絕無一毫

非處故只把此身做君之格式而令其嘿化不知所以然而然

朱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此是精神意氣自有感格慶然亦須

有開真底道理張南軒曰今世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才政事而

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輔慶源

曰無大人之德學而有言責者不可以是而藉口

解字張南軒曰格之為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於上帝蓋君心

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使之自消靡焉所謂格

也高。中。玄。曰。大。人。者。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也。其。德。望。既。足。以。起。

人。君。之。敬。信。而。養。之。以。中。和。感。之。以。至。誠。需。之。以。寬。裕。積。久。而。化。自。能。喻。諸。德。而。歸。諸。道。也。曰。其。作。用。如。何。曰。在。未。萌。不。在。已。萌。在。未。事。不。在。已。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格。心。之。功。也。曰。不。以。言。語。開。導。之。乎。曰。朝。夕。納。諷。以。輔。台。德。則。開。導。為。多。第。貴。乎。迎。其。未。然。之。機。使。之。豫。止。而。周。覺。潛。順。而。不知。為。妙。耳。曰。不。以。規。諫。乎。曰。亦。自。有。納。約。自。牖。之。道。然。以。治。其。本。原。為。主。不。特。此。也。曰。既。云。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又。云。

君正莫不正。謂何曰。煦煦者。非不仁。然不可謂仁也。子子者。非不義。然不可謂義也。能愛人。能惡人。以大德。不以小惠。仁之正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義之正也。是謂龍德正中。故德博而化也。曰。大人之格。君亦有本乎。曰。有。只在自已心上做。

附王忠文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非一端也。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柳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故必隨其非而格之。格之之道。攻之以言。難為從。感之以德。易為化。故非大人。莫之能古之。大人伊尹周公是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求全的人  
是好的名

譽已作好。况後不虞毀已作惡。况後求全。學者須要自信。得過朱子曰。天下事。只有一個是與非。吾人。行事只棟箇是。的行。將去。便是。若必要回顧。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沈無田曰。二有字。大有感慨。見人情意料之外。更有如此不可知者。士翼曰。斥松為樗。何損於林。譽猶為蘭。不揜其臭。故毀譽之加。諸已也。君子必自省。其施諸人也。君子必不輕。

附或曰。惟不虞。所以有譽。惟求全。所以召毀。可見名之所在。可以無心得。而不可以有心取。

附唐荆川曰。不計較。毀譽墮。不自考。計較。毀譽墮。不自信。胡敬齋曰。浮議雖不足惜。亦可以恐懼。脩省。羅康洲曰。脩己要自盡。

觀人。要責實。一切毀譽。置之不問可也。李卓吾曰。與其受不虞之譽。寧甘受求全之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此亦人恒過。然後能改之意。謹言自是。君子之庸行。責即懲責之責。

附或曰。責責實也。言而責其實。則言必預行。若人之易其言。只是自家不曾考核責實。審己量力。何如耳。或說責任責也。不當任責。所以易言。所謂錢不出家言。與之病。不着身言。忍之也。

附陳眉公曰。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焦漪園曰。趙括易於談兵。而敗於兵。韓非易於說難。而死於說。晁錯易於論

七國。而無以制七國之變。嚴尤易於策匈奴。而無以策昆陽之敗。此千古易言者之鑒。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此不是論為人師。只是戒人自滿。患字生於好字。蔡虛齋曰。自足而不復有進。此其患也。夫學問者。終身之事也。雖至聖人之域。亦不可有自足之心。尤西川曰。誨人不倦。是愛人之心。好為人師。是上入之心。

○樂正子從子於教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

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戒之。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

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責樂正子全在失身於匪人既從子敖來齊就是今日來今日見亦無解於罪孟子特就不早見長者上使他自悟從子敖之非玩亦來見我口氣言外若含別有所為而來意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此章明責其從王驩然亦不顯言王驩不可從但云徒舖啜也徒字可玩含有不計其人之意○愚按正子非真有他腸孟子特借舖啜以鄙之不意二字大有驚駭意張侗初曰聖賢欲有為於世須要立定脚跟其於小人一毫假

借不得孟子不與右師言而樂正子從之未恐他畧習圓通便忘却箇邪正二字故頻喚醒只是要他不失身於可賤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之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此章專為舜而發上節無後二字專為下節猶告的伏案三不孝皆是正路上差下脚與世俗之不孝者不同

李九我曰舜所不告者瞽瞍也舜所欲全者瞽瞍之祖祀也如此則亦何傷於瞽瞍之心無傷於瞽瞍之心則亦無傷於告娶

之禮矣以不告為猶告全就舜之心說○李衷一曰告不告總為無後計而曰不告以通其告之權既交通以成已之孝又委

曲以成親之慈非猶告而何

事親從兄章句○此章重孝弟二字天下之理盡於仁義禮智樂其實皆在事親從兄上可見道原於孝弟玩五箇實字通章作五平者勿以下三段承上二段○按實字有三解對名而言是名實之實對理而言是事實之實對華而言是華實之實俱附後

姚承菴曰實是果實之實根本所在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即極之無不愛無不敬皆此一腔生意中發出所以為仁義之實知之實三段非是說知禮樂所以全此孝弟亦非說知禮樂所以養此仁義孝弟是良知良能天機之不容遏者即此良知保全

之而不失是知之實即此良能率履而節文之是禮之實即此天機之不容遏者無勉強苦難自然流露於四體之間是樂之實蓋仁義是人性之總名知禮樂亦性之隨在而異名者所以說孝弟貫天下之道讀此章要識孟子責成於人意

張侗初曰仁義智禮樂都是箇名這箇名都從孝弟上分出來事親為仁從兄為義知此為智節此為禮樂此生此為樂都無實義若論實義只是事親從兄知與節樂與生是天性自然有的率性之謂道可名而性不可名也實是名實之實不是花實之實

孫栢潭曰此是孟子教人從孝弟識性也仁義智禮樂性也人

四書說義 卷三十一 六

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曰仁曰義曰智曰禮曰樂字  
寓名理那一件不包裹在這裏故各下是也二字乃指點之詞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王觀濤曰實字只是真切意不必對華而言事親從兄不徒在  
碩養隨行等事跡全在良心上發得真愛真敬透徹方見是仁  
義之實

附真西山曰仁義之愛大笑而其切實處只在事親從兄蓋二  
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于焉發見欲為仁義者惟先辨認  
踐形於此而充廣之則其道生而不窮

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  
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  
手之舞之

葉懋縉曰孝弟人之初心也知斯二者是最初不容銷沉之一  
脉自為含葆節文斯二者是窠初不容增損之一真自為調劑  
樂斯二者是最初不容勉強之一機自為動盪

智之實知斯二者知字不是情識後添入之知是本初帶來的  
良知即所為知愛知敬是也弗去乃所以為知莫說知了又要  
弗去

禮之實節文不是把禮去節文只就此孝弟行去有箇矩度是

四書說義 卷三十一 廿七 石鏡

節有箇條理是文此天然自有之節文徐斲弦曰心雖無窮不  
得○不止○於○有限○之分○意○雖○真○朴○不○得○不○行○以○委○曲○之○文○此○之○謂  
節○文○非○節○其○太○過○文○其○不○及○之○說

樂之實天性中心安意肯不見苦難方謂之樂生惡可已正是  
形容樂的光景手舞足蹈正形容生惡可已的光景俱包裹樂  
斯二者一句內○按生是萌動之意惡可已足克長之意舞蹈  
不知是形神俱化之意李衷一曰樂斯二者不是用此心去樂  
孝弟孝弟行來無勉強有自然樂地耳要知得手舞足蹈處是  
樂却不在手舞足蹈上王龍溪曰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是樂  
到忘處樂至於忘始為真樂故曰至樂無樂夏九範曰心和則

氣和氣和則形和便是箇無聲之樂

林樗逸曰以一脈真心名仁名義名智名禮此孟子說性的常  
法而又收之以樂者是又將許多名號銷融於一和樂中直到  
學慮不知天籟自呈之始而後合粹然無雜之性體孝弟原有  
真樂生處不着人力樂處亦無工夫然亦只是復得過原頭亦  
子之心耳

天下大悅章旨○首節原舜之心在於順親下節曰順親之事  
而表其為大孝通章重舜盡事親之道一句李衷一曰道即是  
為人為子之道順親於道亦是此道須知舜之順親不是有意  
要感動從親心上討順只管自家所為一一此道合親心自然

順舜何曾見替賸有未合道處就是焚廩浚井之使舜亦從其命而不違只是要自家盡道此心直到終身不忘怎曉得天下歸已故謂之大孝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首三句只懸空說下方指出舜來李衷一日此節大旨與輕富貴無干即是後章天下之士多就之者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之意蓋天下悅而歸舜正是以舜為仁人為孝子而舜之心却不肯把此自寬解只見得不能得親順親就是人盡歸我當不得甚事正是舜之不見已為仁孝處

王永啟曰得與順何別從承事上悅親心為得從道理上合親心為順得以為順之地而順可施順乃為得之精而得始愜分而實合者也得有形順無象得可知順不覺有象而可知者事職其能無象而不覺者道神其用故曰舜盡事親之道所以結事之局也○人字對天地所生而言子字對父母所生言舜盡事親之道而替賸底豫而天下化替賸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李衷一曰舜盡事親之道何處見得只不得乎親一句便是舜之盡道舜終身負罪引慝無幾微見替賸不足看他于田號泣只是自然自責求盡為人為子之道耳所以畢竟能感悟得他



孟子本義  
入于二字  
此出創獲

此之謂大孝。直管到上文大孝不在化天下上而在得親順親。上○愚按曰化曰定特借天下以顯舜之盡道耳。自人見之謂之。庶謂之化。謂之定。舜只盡其為人為子者而已。化是天。下釋然無疑於舜父子之間也。定則各當其父之心而無不。相安矣。須要把定字化字與上豫字看做一箇精神流貫上句。只說天下下句有為父子三字亦須理會。張侗初曰舜為人天下人各得其為人舜為子天下人各得其為子。只是一真性貫通。蓋真則無所不通也。各得其性則化矣。各止其性則定矣。蓋事親之道者盡性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四書說統三十卷終

石鏡山房四書說統卷之三十一

離婁下

先聖後聖章旨○此章以道統言舉舜文以例其餘○愚按千古不一其聖千聖不一其道自古決無循塗守轍的聖人若只在形迹上比勘擬之愈近去之愈遠所以孟子從時地中點出一志字正要在作用各別處見其心心相印故不曰道同而曰揆一從性體中指出這一點靈明便把已出世未出世的聖人都包裹在這世子裡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四書說統

卷三十一

石鏡

上文東夷  
西夷方有  
青卷

○東夷西夷只言極東極西意由生而遷而卒該畫一生履歷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此節中國二字正與東夷西夷相形看見得舜終其身未嘗越東服外文王終其身未嘗越西服外乃其得志行乎中國却如符節之合不要于行中國外討舜文某政某事只據其得志能行到中國盡處說他合見舜雖居東文雖居西其得行生平所志施及洋溢東西均不足以限之也

附徐自溟曰當時舜文所行之事殊矣而其所以相合者全在志上見蓋聖人之道每極于志其所志者共此一理特者是何

等樣的宇宙以行其志耳隨其所遇之宇宙而以其志行則此志因時而起實不拘於時因事而見實不泥於事各有當於中國之理即均有協於聖人之志故云若合符節

說亦本  
胡雲峯

○附解楊岷阜曰舜是千古大孝的聖人文是千古大忠的聖人舜所遇者瞽瞍文所遇者紂事勢頗相近而二聖以大忠大孝行之忠孝共是一理使移其事瞽瞍者事紂必有天王聖明之想使移其事紂者事瞽瞍必有允若底豫之風大約聖人只是隨其所遇而循這箇理以盡這箇心所以舜文無不同即撥之先後群聖俱無不同先聖後聖其撥一也

孟子口中  
不必又添  
心字通字  
註脚

四書說

卷三十一

二

山房

撥一正是申其若合符節之故千聖一心萬古一道任是許多  
事業發揮皆從心體中流出王觀濤曰要在聖字上見出所以  
一撥蓋人非聖人猶或意見超操岐出不一既謂之聖則造之  
極矣極致處固不容有二也○按白文其字屬聖人身上註乃  
云度之而道無不同只是解撥的字義若云人去撥度其字似  
說不去詳味其撥一也猶云其執一也當以活字作死字者指  
聖人心極協於撥度者言

陳抱冲曰得志行乎中國自其所行上見志之相通其撥一也  
寔在○心○源○意○緒○妙○合○無○間○見○之○志○之○得○與○不○得○又○可○置○勿○論  
平政章旨○通章以平政二字為主乘輿濟人一事只是借來

論箇政體不是貶駁子產徐徽弦曰子產當日乘輿之濟亦偶  
出於一念惻怛百餘年世人猶傳誦以為美談其究將竊効伯  
者之歡虞失王政之大體故孟子借此一事以示訓○民未病  
涉言不用乘輿去濟人行辟人可也言不必乘輿去濟人焉得  
人人而濟之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言乘輿不能盡濟人意有  
三段結局總在患而不知為政上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患而不知  
為政  
提出為政二字便是書法總說患便是不知為政惟其息之出  
於私故其利之及者小此句是通章大綱

四書說

卷三十一

三

石鏡

參徐自溟曰。孔子深許子產之惠。此處似不得以私息小利解之。須云子產誠惠矣。而據此事。則不知為政有大體在。惠字打開說。至不知為政。方自濟人之事言之。下三節不可實作許子產語也。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此節亦未便作王政。其意謂若患民涉水。只須造此徒杠輿梁而足矣。不甚大事。何為以乘輿濟之。饒雙峯曰。先王之教。兩平而除道。水涸而成梁。徒杠輿梁及時而成。所以民未至於病涉。未字可玩。若到寒時方做。則民已病於涉矣。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齊之。

鄭申甫曰。周濶普遍。無有餘不足之謂平。君子以心之平為政之平。不任受德。亦不任受怨。焉得人人而濟之。說政體說下文。乃是日不暇給意。○彥陵氏曰。時出於天。因天之時以起事。則天平矣。利出於地。因地之利以經野。則地平矣。力出於人。因人之力以課成。則人心平矣。政也者。所以平天下之不平者也。平即政上見得。此帝王御世之權也。

○故為政者。每入而悅之。日亦不足矣。凡政之所以不平。病在為政者有市恩之意。故孟子點出一悅字。以破之。徐儼弦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人之分量有限。而心之願欲無涯。若恃每人悅之之心。非惟力有所不給。即勢亦

有所不周。日亦不足。即日悅之。亦難周遍之意。不是說一日之內也。註人多日少句不可泥。○君子平其政。是就橋梁一事上推廣說。每人而悅。是就乘輿濟人上推廣說。能平其政。則辟人亦可。每人而悅。則濟人亦不可。

手足腹心章旨。○王觀濤曰。通章重君之施。一邊只是做人君使辱待其臣。若忠臣之自處。又當別論。○愚於此章都是做省人主語。天下無不是的君父。相報之說。豈臣子所敢言。但天下忠臣常少。庸臣常多人。君若慮到報復田地。安知不有寇視我者。孟子就人情窮處言之。即舟中皆敵國意也。故未節反復形容寇仇二字。謂待寇仇之道。不過如此。此臣之所以寇仇我耳。

備其言危其詞。所以傲君非人臣自處之道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

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

讎。

丘毛伯曰。人臣豈有報復其君之理。而不能必其心。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奠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礼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

服之有

諫行貼除害意言聽貼與利益而膏澤句總承聽與行來脂膏水澤皆潤物故以為恩德下究之象○三有礼都在去國之後見之只是重重疊疊有加無已之意徐傲弦曰諫行言聽宜無可去之理然亦或有故而去義也諫不行言不聽宜無可留之理然亦必待有故而去情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張南軒曰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大夫士懷去徙之心則國之危亡無日矣補慶源曰可以者在時宜為可也失此幾則有

欲去而不能者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君仁君義主君身上說莫不仁莫不義主民感化說或曰玩莫不二字要入主件件合於仁義始得○張侗初曰仁主覆露義主裁割仁義雙行生殺並用帝王之道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愚按吾人經世學問舍禮義更無可沾脚處但宇宙之變化日新月異正不在格套上去理會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執古以御今舉一而廢百何異叔孫之衣冠故孟子從禮義中點出兩非字叫人不可着成見於胸中耳大人弗為所為跳出這圈子

外。正是可與權處。○今人只說禮義便好。所以只棟箇好題目。去做大人却又不在禮義上模擬。此等去處不可看一毫擬議。○非禮之禮非處。正在禮上見非義之義非處。正在義上見。孟子只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而解之者。却曰大人所為者禮義不知禮義從大人出。大人不從禮義中出。高中玄曰此孟子精微之訓也。非禮之分於禮非義之分於義。易辨也。惟非禮還叫做禮非義還叫做義。是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惟大人察理至精。觀會通達變化。豈為之哉。只說他不為非禮非義不必說他為禮義。

參。徐玄扈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不專是拘執成法如小人而無忌憚亦有非禮而托之禮非義而托之義者。李卓吾曰說禮義中原有小人。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馬按此責成賢父兄之詞。養字最重。蓋謂之父兄未有不要子弟好的。正以責望太甚。未免旦夕求效。子弟往往苦於難堪。反至激成其過。孟子所以點出養字。要為父兄者優游以俟其自化也。使子弟常有一段快活的意思。便是曲成之術。徐徽弦曰養如養花木一般。栽培灌溉則天全而性得矣。樂字正從養字來。有欣欣向榮之意。棄正與養相反。○徐岩泉曰中。

是德性温良，才是英氣發露。父兄在家庭之間，觀感最近。故人於父兄處最得力。○按子弟之賢，以父兄而成，則父兄之賢，以成子弟而顯。所貴乎賢者，為其能感化人也。子弟即不中，才未便至不肖地位。今以棄而成其不肖，則父兄能自成其賢否。故曰其間不能以寸，此甚言子弟之不可不養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此大九字，宇宙事業，非氣浮才露者所能辦。須是平日有主張，有根脚，不為利欲搖動的人。義利關頭，把持得緊，不肯纖毫胡亂舉動，養得靜定，守得的確，然後一遇可

為，便有浩然之氣奮發出來，其性不禦，其氣不竭矣。故曰：可以有為，有不為，不輕為也。全在知所擇上，可以有為，即在不為中見得，不分兩時。

高中玄曰：天地之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有為的力量，全養在不為裡。蘇子曰：惟天下之至勇為能怯，惟天下之至動為能靜。此意極可體會。張侗初曰：有不為之人，澹漠如虛空中，無有也。故用則海沸波騰，堅定如墻壁，觸不動也。故動則掀天揭地，沈蛟門曰：厚養足以待時，成德足以利用。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發人之私，攻人之短，本非厚道。孟子特借後患以惕之。若有言





責者。又當別論。○沈無回曰。言人不善的人。滿腔都是殺機。不  
有奇福。必有奇窮。後患不粘定報復說。  
附伊川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言人之短者。則曰。汝且取他長  
處。真長者之言。盤雲大師曰。天地包涵萬物。山澤藏納污垢。人  
遇不善。不可無此度量。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此舉至聖。以示則專為過高者。發藥。○李衷一曰。不為已甚。猶  
云恰當至好。不加一毫意思之謂。如夷惠都是聖人。但清到舉  
世無一人可屑。就和到舉世無一人可屑。便是加些意思。便  
是已甚。不消說到驚世駭俗。不是去處。此是孟子贊孔子之至

聖人不足說孔子為平。為聖人。

沈晴峯曰。天下之至味。在至音在和。至德在簡易。不為已甚。  
所以成其為仲尼。張南軒曰。夫子非不欲為已甚。自不至已甚  
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泛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為已  
甚者。固天則之所存也。易曰。群龍無首。乃見天則。若已甚便成  
其為亢。王觀濤曰。觀論語。唯何甚。疾之已甚。及孟子是皆已甚。  
似此就原。世之說不專在學術上。然正是聖人天學問處。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此是精義之學。提出大人來說。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信果  
無病。在兩必字。無必心。便是惟義所在。無兩層意。須知合當

信果處便是義。○莫中江曰：信果原非不好的字。大人亦無不信果的心。只是不先期於信果耳。故大人知得不可信便已。不言知得不可果便已。不行若言出來畢竟信行出來畢竟果。以其從頭主意處能先斟酌一個義也。

姚鳳梧曰：天下事無常形。而理有定在。我無必信必果之心。而惟聽宜信宜果之理。便於性分。無傷於應物。無碍董思白曰：不

是義當信果。大人執義為信果。大人自然合言行之宜。初不知其為信果也。如有執義之心。則亦必信必果之心。徐自溟曰：看所在二字。義亦隨時隨事。以為在而無不在。又無定在如何。以必信必果之意。泥定著。隨義之所在。以為在。正是無必心處。

論義是商人世界。必信必果。是箇小蹊小徑。象山子曰：七世界不享却要占箇小蹊小徑。大人不做却要占箇小蹊小徑。○愚又下一轉語。與其為無忌憚之小人。無寧為徑徑之小人。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指出初心。以示人。只是要人保任之意。大人赤子。勿作兩人看。赤子之心。是人心本然之體。內無情遷。外無物化。人人不失。人人都是大人。大人字不必解。白文有解。云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其字當玩。心體本大。不失之便是大人。註擴充字不必用。

朱子曰：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赤子是無知無能的。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能的。純一無偽。

李見羅曰不失內雖有學問在然此以現成大人說論工夫聖人亦無歇手論本體庸人亦是現成徐自漢曰赤子之心所由失者不獨以私欲偽妄失之即聰明才辨亦所以失之外來者日增本來者日減

羅文塘曰赤子與孩提異孩提情識初生是已發赤子塊然純樸是未發老子云嬰兒未孩又云含德之厚比於嬰兒此是本來面目李南黎曰能不失以時之慕便是大孝能不失其不慮之知便是大智更不必以擴充言大徐鴻洲曰赤子之心純是德性故真大人之心兼以問學故大陳白沙曰學以自然為宗

諸解附

稱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方是孝子用心之極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此示人以心得之學重一原字原是天然付本來之靈明原自安自深但人不會得此原頭本體耳惟深造以道自然得之於已便居之泰然資之淵然隨取隨足無不會着原頭本體而應用不窮矣所謂頭頭是道自得之妙如此末句雖止說自得正發明所以深造以道之故○欲其自得之也此是君子深造以道的主意一到自得地位則妙有不容言者居是居其所自得

初無競。資是資其所自得。初無盡。取是取其所得。頭上  
與道相值。原者吾所原有。本來如此。今由自得中發出來。恰好  
與之合着。此數句不必以工夫効驗分疏。  
辨深造以道。道字是道理之道。原自性中所固有。道不可淺索。  
故須造之深。字理自得根脚。見理非浮涉者。所能剽竊也。以  
道即在深造裡面。而自得即在深造以道裡面。居安資深。逢原  
即在自得裡面。左右二字不必泥。只是形容無處不見。那本體  
耳。陳潛室曰。學至自得。則理只在左右之近觸處。見本源。此是  
我帶來道理。亦只事事物物。原有道理。適相湊處。恰像隨吾之  
所取。無不撞着。此正是一貫田地。

附左若異

附張侗初曰。須要識箇道性靈。所自有也。吾自有而吾得之。  
故曰自得。深造以道。勿忘勿助。如雞抱卵。如火養丹。李東一曰。  
不從道中深造。便入於隱僻玄虛。道者率性之道。道若淺易。其  
中甚深深。只在道中就道中而深造之也。故得為自得。王龍谿  
曰。學貴自信自立。不是倚傍世界做得的。求自得而已。自得之  
學。居安則動不危。資深則機不露。左右逢源。則應不窮。見在流  
行。隨處平滿。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博與詳者。反約的工夫。反約者。博與詳的主意。說非言說。只是  
自家探討剖析之意。

朱子曰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裡面尋討個約張侗初曰且理會博的是甚麼件件都是我本體做出如何不還歸本體上時時博便時時約處上博便處處約若說博了方纔反約便是支離學問沈無回曰反說說字根上說字來之詞若曰詳說之者非說詳也乃說約也不必以近於口耳疑之丘月柱曰理本約先博了仍而到約上來故曰反愚按博與約相對而中間點出詳說二字此正博約交會處今人以還字解反字非也蓋博與約正相反而約不可說借博以顯約所謂正言之不足故反言之是也不曰反約而曰反說約

博約

或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何故晦翁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竟不窮究這道理是如

何只是搜求隱僻鉤摘奇異以為博豈能得約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

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姚承菴曰善原人所共有以善去服人即有相形相忌之意併此善亦不是了如何能服得人恭則不知善在我不善在人涵育作成惟恐此並生者不得同歸於善此方是父母天地之心故可以服天下一邊說未有能服人一邊說天下心服而王桓文湯武之別正在於此○末二句言王天下者必須得天下心

中庸

卷三十一

十一

五

小句是以  
語作正

服而後可。若天下不心服而能致王者，末之有也。此見必須以  
喜養人，切不可善服人。未之有，正與上未有服人意相應。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此章示有國者信謹之戒。張南軒曰：蔽賢出於媚嫉之私，方其  
欲蔽賢也，不祥之氣固已克溢於中矣。天生斯賢，以為人也。蔽  
賢之人，妨賢病國，不祥孰甚焉。季彭山曰：凡言之足以致不祥  
者，皆實也。曰無實不祥者，甚蔽賢者之詞也。觀兩實相應可見。  
原泉章吉曰：此章但出有本二字，只是要學者務實，意在可立  
而待也。截以上通說，末二句發出一恥字，所以歲俗學好  
名之習。王澹溪曰：君子制行，須從原頭上探討，所謂源頭者，心

○從心上用，開脩工夫，其積彌厚，其用彌不窮。寔大則聲自宏，  
笑向令，剝讓名理為賈譽地，縱得虛名何益。君子所恥，正是合  
得仲尼重本之意。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  
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提出原泉二字，便含本字在內，特未露出，重在不舍晝夜，盈  
科二句，根不舍晝夜來，有本者如是，只看上文指點出來，不即  
不離暗與聲聞過情意相照。然註中如有實行等語，不必補出。  
陸寔府曰：聖人取本之意，色涵最大，即原泉以觀，觀於本即本  
以旁通於天地之脈絡，化育之流行，學者於此想見聖人淵泉

時出之思即可得實學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酒也可立而待也故

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兩集與原泉反溝澮皆盈與盈科反酒可立而待與混混不舍

反恥者獨知之疾也無實便可恥自欺不得王觀濤曰註耻其

不繼意自水之易酒上來使浮名曰繼君子遂不耻乎須知真

味索然便是不繼不待敗露之日也愚謂情字實字解不

得不曰過實而曰過情正在自己真情所不能掩飾處說

陸象山曰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動却有成江河之理若

能混混不舍晝夜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雖未放海將來自放

乎海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舍其涓涓而趨

之曾不知戒之涓涓雖微却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卻是偽却如

擔水來相似涸可立而待也

附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夫水必觀焉何也孔

盈科放海  
山在原泉  
物出自  
近有原頭

曰書心記

卷三十一

十五

鏡

上世教

的工夫把舜來做箇存的样子不待存而自無不存此意不重  
孫淮海曰此章做幾希一脉之統首言舜者以入心道心之傳  
自舜開之也幾希正所謂道心惟微存與去關頭全在知與不  
知蓋不知則昏昏則散而無存知則惺惺則凝而不失此君子  
所以超於庶民者也君子聖人通稱即下舜禹湯文武周孔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君子存之庶民去之  
首句把人與禽獸相較而言其所以異者僅在幾希然甚危之  
之詞幾希猶言這此子是虛字眼庶民去之句只引起君子之  
在註於去之處曰不知此存之處曰知此而知字乃朱子以惺  
昧敬惕之幾示人此是千聖相傳之心法○朱子曰幾希二字

不是說善惡之間乃是拍這好的說故下云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這此子拍心中一點主宰處說  
言人心中一點虛靈恍兮忽兮若明若滅特幾希耳而所以異  
者在此蓋重言之非輕言也  
按此幾希與好惡相近之幾希不同好惡相近之幾希謂其利  
喪已甚僅有此未忘之心此則原是初心完完全全特以其在  
形氣中提出故云幾希徐巖泉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吾人從  
相摩相盪中出來最難得其至清者所以氣質不齊吾便當以  
力勝之所以有箇變化氣質之學斯須不謹便入禽獸可不畏  
與

中庸

卷之十一

十六

石鏡



解希顧濶陽曰幾希有二義一就念頭上看如存之則入去之則禽獸存與去其間不能以寸此從念頭上看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人與禽獸都從那裡來有何差殊其不同者只是這些子靈處耳這些子未落於氣正人與禽獸分岐之初此從源頭上看也徐徽弦曰幾希者危之也孟子喚醒人心夢覺之天指出人物分開之路出此入彼意又落一層陳定宇曰集註知字示人以存之之門戰兢惕厲四字示人以存之之法

附別解李衷一曰孟子三言幾希應都做一般看都指心之惺然靈覺處言羅近溪所謂人心之覺乃其異於禽獸者是也周子

曰幾故幽老子曰聽之不聞名曰希正是幾希二字註釋人心

中這點靈覺參天地靈萬物流貫古今瀾漫宇宙都從此流出所以獨異於禽獸處勿做人與禽獸分別不多看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孫淮海曰幾希之理在事則為物理在身則為人倫在道則為

仁義曰明曰察曰由只是精一執中由仁義行即以其所明察若由而行之非有二事不得分知行說○張侗初曰幾希即仁

義也仁義在倫物之中明於庶物明此幾希於庶物也察於人倫察此幾希於人倫也大舜見得倫物即是幾希故明察處便是行處眾人見得倫物只是倫物故幾希之體不現即周旋日

即是有思  
即是仁  
此有辨  
元義

此有辨  
元義

四書

卷三十一

十一

山房

用。總謂之行仁義。

愚按明物察倫。不是在倫物上討分曉。其主宰全在這點靈明。

上蓋這點靈明。乃是天生地生。人生物的根本。苗此念常自惺。

惺。則物遇之自明。倫遇之自察。此特借倫物以顯幾希之妙。若

說如何去明去察。便差。然則所謂明察者。從何見之。正在下文。

所謂曰仁義行。上見得。○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分則處不在安。

勉。只在真偽。非行仁義一語。便打破五霸假之也。窠臼。

徐自溷曰。舜之明察。豈是但識得倫物之理。即是於庶物入倫。

間。仁義之行。處有如此明察也。然舜心中原有本然之仁義。故

由此本心出而行之。自然於庶物無不明。人倫無不察。稍涉擬

議。便落安排。故明察即在行處。理會總是見仁義之渾成處。

附。辭入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正庶物人倫之界限。所別只

在此點仁義之心。上舜惟於此能洞見人倫之別於庶物。而即

由此心之仁義以行之。所以父子君臣之間。皆盡其道。而為後

世法。聖聖相承。不外乎此。

惡旨。酒章旨。○道統之傳。在心不在事。通章歷叙群聖事。特各

舉其切要者。以見其心耳。非謂其事盡於此也。其中發出憂勤

惕勵存。不已之心。來方見得。保合幾希之理。

附。徐儼。弦曰。易乾之九三。實居三百八十四爻。人道之首。而其

辭曰。君子終日乾。夕惕若。可見天下道理。無一息不運。聖人

曰。言乾乾。

之心亦無一息不運。若少有間隔，即與天地之心不相似矣。自古聖賢皆在兢業上安身立命。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虞廷微戒，不過人心惟危。道言惟微，幾語惡旨酒，遏絕之嚴，是峻人心之隄防。好善言，延訪之勤，是開道心之高輪。○而字有相連意，既防其危，又保其微，正是聖人精一之學。洪覺山曰：許大神禹，孟子直於好惡上，斷盡禹之為聖性情而已矣。愚意此節不重在旨酒善言上，只重好惡兩字。蓋吾人自有生來，最易汨沒良心者，惟此好惡而已。此處不謹，則徇人欲而滅天理，流為禽獸不難矣。故孟子首把禹來立好惡之防，所以清

理欲之源也。

○湯執中立賢無方

顧朗仲曰：中即精一執中之中。獨舉湯者，堯舜禹親授於一堂，其為中不待言。湯以干戈易代，禪以聞知，承見知於危微之理，易隔故揭出言之。見湯之得統於三聖，處舊作行政用人者，非是。○揚升菴曰：虞夏用八，止於世族。八元八凱皆高陽高辛之才。子至湯始廣其塗。故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再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賢、傅說皆以賢非以親舊也。立賢無方，即是他執中之一端。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曰言克克

卷三十一

十九

石鏡

如傷未見只是形容文王一個無傷之心李衷一曰如傷或做  
如已傷之說看來還是常若有傷更形容得視民意出望道未  
見或做不墮落知見說看來還是心無時滿更形容得望道之  
心出

○武王不泄過不忘遠  
泄過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狎忽畧之意○綴衣  
虎賁皆知恤刀劍戶牖皆箴銘此是不泄過的樣子建侯樹屏  
所必飾燕翼貽謀所必預此是不忘遠的樣子朱子曰聖人心  
如潮水上來灣沓消淑一時皆到無有遠過此是真精神流貫  
處若說易忘易泄而矯之便看小了聖人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  
而得之坐以待旦

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乃一串意思字乃通節綱領凡達權通變  
之妙皆從此出其有不合與幸而得之俱當活看正在自己精  
神理會若在事迹上求合終無合理坐以待旦手舞足蹈正形  
容得之妙非思之深行之力並看焦漪園曰四事不必指定  
上四條蓋三王本是四箇人事即四箇人的事然上四條亦在  
其中作用全在見其有不合處若即依做形迹一直行去便不

見得他達權通變之妙  
陸寔府曰仰思四句一直說工夫全在仰思上思不是空懸  
想便有斟酌變通在內待旦未便見之行事只是其心如此總  
是摹寫他思時光景沈無回曰有不合則其不合處甚微徐巖  
泉曰兼三施四力量最大蚤作夜思精神最久周公之心天體  
也乾不息也  
附揚升卷曰此章專贊周公事業之盛非贊三王也蓋三王立  
君道之極周公欲兼三王之事以相天子所以立後世之相天  
下者之標準也  
作春秋章旨○按此章叙孔子作春秋以繼群聖之統吃緊在

此章看方  
有開

末句義字上仰二泉曰天下有王者則此義素於霸圖而聖人因定為筆削  
播為詩歌天下無王者則此義素於霸圖而聖人因定為筆削  
姚承菴曰悼庸命討主法也見於政教以號令天下則為述  
於歌咏以風化天下則為詩寓於褒貶以昭示萬世則為春秋  
之義梁無知曰春秋一書正是察於人倫處此之謂人禽之門

諸解附

陳新安曰好辨章述群聖事而繼以孔作春秋此章亦以作春  
秋繼群聖事不及易詩書禮樂者蓋五經夫子之教也  
王三原曰羲皇有易唐虞有書文武周公詩孔子有春秋以  
春秋繼詩正是孔子繼文武周公處

四書說

卷三十一

十一

石鏡

徐懋齋曰王迹俄而霸圖興此世道升降之機也聖人不能不聽之氣運雅詩而春秋作此又轉降為升之機也聖人不得

不示以人心徐自溟曰此廣異可以觀範經之終麟經之始正是王之終霸

之始正是宇宙政教之終言教之始愚更為一語曰此正是君道相道之終即道之始

徐自溟又曰此是緣史以成經正緣魯以尊周正緣伯以明孟○愚又更為一語曰此正祖義以行仁此正化禽獸以成人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按此節以春秋提超照下然後二字如云輝之道悉統於孔

子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春秋何為而作也以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也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緊要在

王者之迹熄一句上王迹是春秋的骨子詩亡只見得王迹熄不把詩與王迹並重曰春秋作者非魯國原日之春秋乃孔子

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為始之春秋也然此節只推明作春秋之故其所以存王迹處則在末節義字上

按詩亡是王者之詩亡也天子之詩名曰雅侯國之詩名曰風東遷之後乃有王國風焉由天子卑弱等於列國故也詩亡與

春秋作何干蓋詩書春秋皆史而經者也詩以志王迹之盛春秋以維王迹之衰詩亡則春秋不得不作所為六經為宇宙元

氣有絕必續。顧涇陽曰：但看春秋有是非，詩有美刺，便見春秋所以續詩之義。二經始終之際，正人心，幾希絕續之介。陳潛室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宴樂章，或八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謠歌，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能降之也。

參金華王氏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皆在其中，非獨以為雅也。竊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鬻、澤之舟、穆王、廸、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既不

夫丁九萬  
魯鄭皆主

得知，其見於三百篇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於樂工之所傳誦而已。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曰：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或曰：詩亡於陳靈，故春秋作於魯哀十四年，則又以無詩之日為詩亡，非指平王也。併記之。

○晉之東楚之禱，杞魯之春秋一也。

春秋未經筆削之先，只是列國紀事之書。此節原所自始，而舉晉楚以示例，正為下文義字伏案。

李衷曰：天下一統，只宜天子有史，乃史權分散於列國，亦見

王迹之熄。處即我魯猶然也。故孔子欲以一國之史還之為天子之事。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立竊取之矣。其事曰桓文則非王迹。其文曰史則非聖經。緊領上魯之春秋說來。取其文中所載之事。而筆削之。宜褒處褒。宜貶處貶。曰義竊取。即竊比之意。夫子本意。乃是不敢以義自任云耳。非是位不在。而道在之說。○其事則齊桓晉文。句重事。盡屬於桓文。正見王迹降為伯功。然春秋之名能尊王者。實桓文也。故孔子不能外桓文之事以取之。尤西山曰。前此諸侯雖擅征伐。天下正論。猶在至齊桓一匡天下。而晉文繼之。天下始翕然歸功焉。正

舉提義字  
是孔孟若  
心

以辨義的  
確

論始廢春秋為正人心而作。故獨取義於桓文。

愚按義出於人心之公。即所謂是非是也。從古帝王撐打世界。

仁義兩件。而孔子作春秋。單取義以懾服人心。蓋從其不容。

滅者。以提醒之。則生人之脉斷而復續。義固所以成其仁也。

附義黃士翌曰。當時孔子只是據事直書。立箇公案。其是非得

字解。付之後世。自明何嘗云書某事。用某法。亦何嘗說史官所書

不是。我來書過。故其義義字只在正例。變例大書。持書中無一

毫假借。處見之。即褒貶二字。亦只是讀春秋者看出。况曰賞罰

故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

附竊鄭申甫曰。春秋之筆。只可言是非。不可言賞罰。賞罰者天



子事也。決不可借。是非則人人得而言之。此乃天下之公論也。孔子取而私自裁之。故曰竊取。後儒曰竊取之說。遂謂孔子借天子之權。殊謬。○楊見宇曰。孔子自己謂竊取。以付之天下。後世便是公論。

私淑章古。○按教章歷叙道統。與由堯舜至於湯章畧不同。此只重維人倫。世教上說人倫。莫大於君臣父子。行倫莫大於仁義。舜履父子之變。而遭君臣之盛。所以叙舜不及堯。言仁義不及精一也。故從世運論之。帝降而王。王降而伯。其勢如江河之趨下。而孔生於周之後。其勢愈難。其責乃愈重。從道統論之。由君而相。由相而師。漸無權位之可恃。而孟承於孔之後。其推

世有問

愈輕。其脉乃愈不可混。私淑二字。只是要表張孔子出來。以主世教。如云。我是孔子這一脉。正是吃緊為人處。徐做弦曰。王者曰迹。自其現行於天下者言。君子曰澤。自其流溢於後世者言。孔子言竊取。則不敢當作者之聖。孟子曰私淑。則不敢當作者之明。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高中玄曰。君子小人。以位言。若以道言。則小人安得有澤。澤亦不是。流風餘韻。即口澤手澤色澤之類。○李衷一曰。澤如恩澤。德澤。指昭垂於外者言。如成春秋而亂賊懼。便是孔子之澤。○蔡虛齋曰。孔子之澤。雖萬世不斬。以五世論者。主去聖人之世。

未遠說

子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孟子自任之意也蓋曰吾之去孔子僅百年也雖未得於親

炙而親炙之者猶有存焉吾尚得以師之而窈孔子之教以自

淑雖未及受業其門而動容謦咳猶得聞之非若世遠言湮而

不得其真者也○馬孟河曰孟子此語非一明已之學有本原

實是闡明孔子之道在吾身握其明晦之關以示天下後世知

此幾希之所由未泯

或問孟所任私淑從何處見得徐自溟曰孔子作春秋以警亂

賊無非明王迹意也而孟子承之以闢楊墨不過推明仁義以

衛聖道此其一脈相承直領舜所由之仁義來舜之仁義乃察

於人倫孔孟則於君臣父子之倫而力救以仁義正是千載前

後相符合處○細味私字正自揣此心獨得之妙上論蓋其心

見孔子即見得孔子所授之人皆是孔子百歲之前聖傳心百

歲之後心傳聖其教之在人遞相紹述其神之神在已暗相往來

故曰私淑諸人私淑中隱然自負極大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

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按事有判然不可者辨別何難乃有理正在湊忽之間必合

下詳審箇至當稍不審而冒然行之則傷矣此是教人精義之

學在事上說。非自疑自許之謂。然總在可以中辨出箇可以無。朱子曰。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斷始得。辨取與生死。聖賢只做一例看。若垂重下二段末句。只是以世法論。若以道法論之。舜之授堯。何妨於取管之相桓。何嫌於生莊忠甫曰。取與生死之間。貪夫以之殉利。烈士以之殉名。二者取舍之清濁有間矣。其於傷義則一也。逢蒙章旨。此章專為交友發。要知羿之見殺。罪不在知人之不明。而在立己之不正。端人也。三句是一章。斷案徐做。弦曰。天下莫大於君臣之分。莫親於師友之情。瘦公於君則曰不敢廢於師。則曰不忍害。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君臣師友之義始全。

美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罪

不直曰無罪。而曰宜若云者。此是推勘語。故薄乎二句。正發宜若二字意。○罪羿只在取友上。算夏事。又當別論。

○附張南軒曰。使蒙為夏建之臣。羿篡夏氏。凡為臣子得而誅之。蒙以義討賊。雖嘗學射。亦何罪之有。蒙以私意忌而射之。是則為殺其師耳。以此而觀。輕重之權衡可得而推矣。

○鄭人使子濯孺子。侯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

曰書說苑 卷三十一 十一 石鏡

未通字

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  
庚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庚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  
曰吾生何謂也曰庚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  
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庚公之斯至曰夫子  
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  
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天子雖  
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發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  
反

此是罪弇斷案重在孺子上然孟子亦只取其不特師耳未可  
謂合於義歸熙甫曰自孺子言之則為得友自庚公言之則為  
欺君矣時則為庚公者當何如曰受命而出無君於上無辭於  
下殺其為寇者非殺故人也如必故入可全推轂之際以誠告  
焉使他人將之可矣不然雖赴闕可也○潛師掠境曰侵已去  
而躡之曰追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  
浴則可以祀上帝

徐玄扈曰此章當主生稟言見得質之美惡皆可移美者不可  
自恃不美者不可自棄也西子惡人皆天與之質非喪善自新  
之謂○西子惡人兩邊相形說來須知是說個影子與人看莊  
忠甫曰西子不潔人猶掩鼻惡人齋戒上帝居歆然則美不如

西子而負俗之累甚於不潔醜不至惡人而自新之誠處於齋戒則過者豈徒掩鼻格者豈惟鬼神哉

方文伯曰人身苟稍染淄垢與西子以不潔見棄一般然能反其不潔之心以齋心後志無論人心見原即天意亦當感格與惡人之齋戒何異哉而人何不自新也此章當主一人看

附錢緒山曰只要立真念一念真便超凡入聖矣已往過失不須更掛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念原無前後一是即是一非即非計前論後總非當下得手功夫

言性章旨○此章專為智而發孟子見當時人好用私智以處事其原在格不誠性故有此論或曰性字直貫下二節蓋孟子

曰性不明於天下由智者過之而昧窮理之學故發此論是理本自然順之則為大智鑿之則為小智知正是性靈發竅處故

此章當以論性為主許敬菴曰上帝降衷是人所原有的故隨感而發如孩提之愛

稍長之敬孺子入井之惻怛嚔蹠之不受皆真性所流自然順利本體原是如此智字要認得明凡性中之隨感而動靈瑩活

蕩處皆智也下二節本一氣語若曰智須行所無事千歲曆元正難推討亦一循其故即可坐而定况事物之理近在目前又何必鑿為哉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通智字即此性靈說不是對說

四書說苑 卷三十一 十一 石鏡

性說  
下利不  
轉

林次崖曰。性。是無形影。應物如何說得。自古聖賢論性。都自發見。處說。即其故也。然言性。固必驗之。故言故。又必本之。利。若其故之逆。亦不足以言性也。性。只有故。故。即是性。舍故。別無尋討箇性。處。非因用識體之說。

愚謂從故字。指出利字。非性中有利不利之兩歧。正見利者是性。不利者。即非性。要在發用處。認出本來。而曰善字。代利字。解。不得。蘇子瞻曰。無所待之謂性。有所回之謂故。附。焦漪園曰。故字。不是已然之迹。只是故物意。猶云原初如此。非後來遷換者也。故者。每出於自然。非其故者。每成於矯拂。故又申之曰。故者。以利為本。非別有不利之故也。本者。本體也。非

本末之本。蘇紫溪曰。看來這利字。就在故字上。指點出來。蓋求性於人為之後。則有所矯揉造作。求性於天賦之初。則思慮不生。作為不擾。是故本利。而一有不利。則不得謂之故。亦不得謂之性矣。○王三原曰。世之論性者。只管論其故。便了。不知故有善惡。惟順性而善者。乃性之本。言性之上。冠以天下二字。專為論性者。而發。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夫故本自利。可見。凡事只索依性行去。便是莫大神通。只為世

則一等小聰明的人。轉入意見。失却本來。渾沌是顯性者。智也。而壞性者。亦是知。故孟子提出智字來說。○孟子主意。只是欲入行所無事。而古來行所無事者。莫如禹。故把禹來立箇標準。發出一段物來順應的道理。不是比喻。所惡於智二句。只是提網之語。下正發明上意。

鑿字鑿字對渾成。看莊子所謂鑿渾沌之竅。其意相似。莊忠甫曰。君子不惡愚而惡智。愚者日用不知。特昧其性。而未嘗害其故也。智則鑿其故而并失其利矣。故君子惡之也。○蘇紫溪曰。智即性之明。行所無事。無事正在行處。見得蘇紫溪曰。智即性之明。覺也。行所無事者。以有為為應迹。以明覺為自然也。性本至靜。

實未嘗不通於事事。雖至絲實皆統括於性中。惟以吾性至一之理。處天下不一之事。則神感神應。靈覺自定矣。所謂視有事若無事者。此也。

○解大知。牛春宇曰。行所無事。何以謂之大智。蓋智在吾心。原自廣大。至虛至靈。最神最妙。只為意見掩入。所以障蔽處多。能行無所事。則無將迎。意必之擾。本性上覺得空洞無碍。故曰大智。○附莊忠甫曰。觀於禹之行水。而不害其為無事。則知堯之觀天。察地。舜之封山。濬川。湯之放桀。武之伐紂。周公之誅兪。伊尹之幽主。猶未始有事也。何也。此皆不得已而動。緣督以為經者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曰言究究  
卷三十一  
十一  
石鏡

此節只是申明不必鑿之意與上條語意一貫若曰智須行所  
無事豈惟治水為然即千歲曆元至難推討苟一循其故可坐  
而致况事物之理近在目前者哉智之不必鑿也明矣此特借  
治曆為言當看苟求其故一句○按天之運行星辰之次舍皆  
有常度所謂故也畢竟天之故從星辰上推非天有天之故星  
辰又是星辰之故也求其故亦是以星辰之纏度次舍上求天  
耳○千歲之日至指已往說然治曆以曆元為據順推其已往  
便可逆推未來千歲以上千歲以下俱已在內  
張個初曰一元運行之初天之故也求天之故不煩算數而日  
至可推上天賦予之初性之故也求性之故不待矯揉而妙用  
具足故曰以利為本言性者言此而性可言矣

日至考

天無體以日月星辰為體星辰之位不可名以日月纏度  
為名故日月皆有至獨言日至者以日能周天也治曆者歲  
以口至之日為數始傳所謂履端於始序則不忒是也又心  
推上元大初之時歲日月時皆甲子以為曆元則七曜之行  
皆會牽牛之次無浚盈縮餘分曆書所稱合璧連珠是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吊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  
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  
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  
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  
簡不亦異乎



王驩孟子平日不與言。而此又以朝廷為重。故曰明朝廷之禮。而傲衆人之失。非姑以自解也。進而與右師言。便是不能以禮。處人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便是不能以禮自處。○徐巖泉曰。禮字正與簡字對。禮便不是簡。我欲行朝廷之禮。是孟子借箇大題目。整倒他。其實是遠小人之意。○位是本身站立的位次。階是朝廷叙列的班行。

存心章旨。○愚按存心二字。是一篇骨子。存心不可見。正於三自反處見之。而憂之一字。正是發明君子自反的念頭。法傳二字。正是發明君子憂的念頭。蓋君子以仁禮存心。不只是在自家身上討好。正欲合天下於仁禮之中。方是。可法可傳。處我果

能以仁禮自盡。即瞽瞍傲象。可化何况橫逆。其不能感化。橫逆正戒之。仁禮有未盡。處正戒之。不能如舜處。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此。○有瞽瞍傲象。乃成其為舜。有橫逆。乃成其為君子。語云。道高一丈。魔高十丈。於此着眼。方是學問進步處。

徐自溟曰。此章要重看君子之所以異於人一句。蓋天地間大槩有三等。人上之為聖人。下之為鄉人。又下之則為妄人。此三等。人品皆在心上。分別君子之。以仁禮存心。正欲脫鄉人以至聖人。而特借妄人以自警。只見自家不是。此正存心異人處。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存字不對放字看。猶云其處心處與人不同耳。以仁禮存心正。是異於人處。此心安頓在仁上。即是居天下之廣居。此心安頓在禮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陸象山曰。孟子說君子異於人。以其存心。然君子亦只存得箇人所同有之心。人多不存。便見君子之異。語曰。但盡凡心。別無聖解。此語堪味。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敬人。見其常存此愛敬之心。不重施上。恒愛恒敬。亦不重驗。只要起下橫逆意。君子以仁禮存心。只消愛人敬人足矣。何必說到人愛人敬人。蓋必人愛人敬人。然後見得我能愛人敬人耳。

此君子所三自反也。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異。擇哉於禽獸。又何難哉。

此三節正見君子存心異人。處蓋君子是愛人敬人的極。該人愛人敬人。緣何無故而加以橫逆。此宜若可自恕矣。然而君子必自反。其不仁無禮。直至忠而後已。所謂以仁禮存心者如此。吳曰。之曰。妄人三句。非真不校也。不忍校也。自脩之意。原不在。

惡德引  
其痛自刺  
其正無兩

惡德正是  
自反此說

校會不  
校意亦足  
警世

手何難猶云盡其在我而不為彼所難是憐之詞非棄之詞方  
孟旋曰三自反代君子體貼其景象耳安人數語亦是代君子  
心上語耳君子方於此處為自脩得力處決非置之度外  
附胡寅之曰此是設言君子存心必反求諸己的意不可認真  
君子何忍比人如禽獸正見得禽獸乃不足與較而世豈有同  
人人豈同於禽獸此自反之必不容已而所以有終身之憂也  
羅近溪曰先革說此章難字不讀去聲直接至如舜而已鳳凰  
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正無難也而况於人乎如世看來有見  
學問無歇手處  
朱子曰自反所以自脩學者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事也

若自反未至而處以不校為高恐其無脩省之功而陷於苟且  
類墮之域羅仲素曰子弑父臣弑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  
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妻子以至童僕到處可憎故每事自  
反真一帖清涼散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  
也戒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戒由未免為鄉人也  
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  
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終身之憂二句是總括上五條之意不是又進一步的工夫無  
一朝之患即在有終身之憂內有憂則自然無患矣若夫一朝

之患。君子不患矣。正引之歸於憂。非置之度外也。姚元素曰。舜為天下後世之一人。正在由仁義行上見得。君子非求如舜之品。乃求如舜之心。其如舜工夫。只在三自反上。憂之如何。句有轉輾無窮意。

貢愛軒曰。所謂鄉人。非特庸之流也。行義稱於一鄉。在一鄉之中。可謂人矣。然入者。天地之心。三者三才之極。檀美於鄉。而不能為天下後世立極。君子以為憂也。李衷一曰。君子只自家非仁無為。非禮無行。那見仁禮有盡頭處。所以憂到終身。而橫逆之來。真箇不見他橫逆。油然一體視之。連這患禍都忘了。到此地位。心胸何等廣大寬平。

禹稷顏子同道章旨。此章語意。全是推尊顏子。可同禹稷。正見其涵養之大。雖在陋巷中。便有濟世澤民的本領。非區區一守道窮儒已也。要得孟子自負之意。張侗初曰。此章既有地字。則禹稷顏子。只是隨地以盡道耳。更不必添出時字。平世亂世。正兩者之地不同也。禹稷之思。顏子之樂。則心之同於地耳。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陳定宇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陳定宇曰。賢其避世而樂已之樂。王觀濤曰。時當平世。便見

禹稷當救民時當亂世便見顏已當脩已孔子聖之時者也故

兩賢之雪菴子曰孔子所欲行者禹稷之道也而所值者適與顏子同

時其賢禹稷有幸其不與顏子同地意其賢顏子有惜其不與

禹稷同地意乃自己用行舍藏之意又在言外愚按天生聖賢決不是箇獨了漢但責任既分事業亦異只得

分頭去各做一件禹稷自有禹稷的事業顏子自有顏子的事

業試看他居陋巷中一簞一瓢洒然物外豈不是山林中經濟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同道二字正就事業各異上勘出下文易地皆然正是見其同

道處不必添心字註脚禹思天下有餓者由己餓之也稷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

是以如是其心也湯霍林曰治水播穀各當一任各極其思總之思到天下則餓

溺其所必有者矣由己二字全在責任上說所以顏子不得而

同若止以心言則聖賢更無兩樣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袁了凡曰古之聖賢心體明淨光潔渾然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耳泉曰地也者位也位也者時也隨時變化而不居者道也

今有同室之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

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同室鄉鄰之喻正誤明其地之不同處須看兩箇可也言聖賢

亦隨地而以為可耳閉戶不救非言其心也處其地則然也○

只是一箇世界禹稷何以視為同室顏子何以視為鄉隣只是

易地皆然之喻不必泥禹稷顏子兩開說

愚按自古聖賢未有不以濟世為念者豈得坐視世亂漠不相

聞頃知閉戶亦是救法蓋世路擾攘之秋輕出其身以嘗試則

不惟無益於家并此身亦有載胥及溺之虞矣定以理其終靜

以觀其變此正與時變化之道也所謂同道者以此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游又從而禮貌之

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

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

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

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

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

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

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

大者是則章子而已矣

通章命脉俱埋伏在世俗五不孝內不可草草看過連用三箇  
 不顧養為下文不得近地步而私妻子一句正對出妻屏子說  
 我字危字正對責善說責善而成其不孝是章子罪處亦是  
 章子可憐處唐荆川曰其責善於父失幾諫之道固章子不是  
 處然志在欲父為善也而得罪之後又知自罪則又與愆然忘  
 親者不作是則章子已矣總承責善自責兩意  
 徐岩泉曰孟子不絕匡章亦曰章子必有不自安處欲成就之  
 耳點出出妻屏子一段不特要章子悔悟其非善成其孝并欲  
 把不得已至情感動其父以成其慈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

其新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葺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  
 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夫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  
 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  
 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  
 曰如彼去若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  
 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也則皆然  
 曾子理不應與難子思理應死守只是箇各成其是心中曾不  
 看利害兩見上二節只叙事勿用一語斷其是非其微意却露  
 在先生字君字上○愚謂兩或曰二字亦可味君子可去則去  
 宜守則守內斷於心而已人言不足憑也

言言系 卷三十一 廿九

按如彼去君誰與守。雖未必便死。却有死守之志。在父兄只當一尊字。對下微字看。徐自溟曰。此處只要重曾子之能為子思上。曾子嘗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又嘗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此可以知其能死難也。

附張個初曰。顏子未嘗不胼胝。禹稷未嘗不葷瓢。武城亦有捍禦之勞。臣衛國亦有先幾之高士。隨時圓轉。到處靈通。開此眼界。方知書冊上古人都是活局。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孟子言必稱堯舜。所以動齊王之疑。直以堯舜與人同一語觀

而喝出便打破千古疑團。○知堯舜與人同。便知堯舜無有異

人異者也。只在做人上說。方與瞶字相關。不必涉形性字。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瞶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

四書說苑 卷三十一 四十一 石鏡



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吳目之曰孟子借齊人以形容求富貴者之醜態全在東郭墦  
問三句上蓋其東鑽西闖搖尾乞憐恰與乞墦轉顧相似鄙賤  
當世之意不言如畫徐岩泉曰富貴利達君子恥言之孟子加  
一求字上又加所以字千態萬狀皆在此中

陳抱冲曰世緣薰染男子亦鮮能自振拔况可望之愚婦人乎  
見良人所以求富貴而羞泣子輿特指人真心不及人習心也  
意重在良人之可羞泣不重妻妾之能羞泣即由君子觀之一  
語可見

徐自溟曰世人只是富貴兩字累之齊人必假富貴以欺妻妾

心外之言  
入居醒世

妻妾亦以顯者之求為榮然天下盡富貴人也天下之富貴盡  
自注中來也只是識不破耳識得破時則齊人不必以此驕妻  
妾亦不必以此注  
附南嶽師曰富貴利達難保不作東郭之骨祇存其所嗜之餘  
以待來墦間者現在之求可泣已往未來皆可泣

四書說統三十一卷終

四書說統

卷三十一

四

八或謂世  
公孫長

心於來。謝開。昔與。奔之。水可。以。出。未。來。皆。可。也。  
惟。南。嶺。則。曰。留。青。師。道。難。於。不。作。東。嶺。之。音。味。其。可。嘗。之。錯。  
妾。亦。不。必。以。此。也。  
自。中。來。也。只。是。難。不。如。耳。滿。教。如。報。但。森。人。不。必。以。此。難。妻。  
妻。妾。亦。不。必。以。此。也。天。不。盡。留。青。人。也。天。不。以。留。青。妻。

石鏡山房四書說統卷之三十二

萬章上

怨慕章旨。姚承菴曰。大舜一生孝心。孟子只括以怨慕二字。  
慕言乎心之有所求。而怨生於慕之不能得。大舜之怨。由慕生。  
也。孟子初說怨慕二字。繼以怨字挑起。發孝子之心一段。若只。  
明怨的意思。而父母之不戒。愛為不順於父母。惟順於父母。重。  
重影出一慕字來。且又出一憂字形之。憂字當不得怨字。慕不。  
得則憂。憂莫解。則怨。合之為怨慕二字。此當會孟子之意。見大。  
舜之心。不可安立。主意分截。此章在虛處傳神。  
萬章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何以惟順  
父母世可  
解憂處  
上是說  
下是說  
非也

四書說統

卷之三十一

四

怨者戚戚然如有所歎慕者皇皇然如有所求此二字包盡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

天子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

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戚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

不我愛於我何哉

姚承菴曰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是他慕親不得不肯自己處

于我何哉是他自然以求不得于親處蓋孝聚百順竭力耕田

不過供子職中一事其他缺欠處甚多不知父母之不我愛在

那一件上此發明舜心事一說不若是三字直貫到底蓋使自

謂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便吾事已畢若父母之不我愛於

我且柰之何此正所謂怨然處而孝子之心不若是也看來本

文是如此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

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

人無所歸

此節說者皆以為承上文言舜怨慕之實非也上文只說往田

說此又說到九男二女等處見得舜之怨慕豈惟號泣于往田

之時哉一生遭遇即無求不得宜若可以自適矣而亦未嘗不

曰

卷二十一

二

石鏡

然慕也。此是下文伏案。窮人無所歸六字最形容得舜迫切之情。試畝之中四字亦不閑耕稼之夫被非常之寵正見得人情所易動處。胥註作相視即詩於胥斯原之胥。陳國賤曰四岳薦舜。賤已庶豫然此自四岳之心視之耳。舜之心未嘗以為親之我順而遂已也。視罵頑有一分之未格便不可以為人。不可以為子。故有如窮人無所歸。玩為不順于父母之意。乃孟子從庶豫之後追論舜的心事如此。此所謂終身慕。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

憂貴人之所欲。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慶說上文之意。句句從上節看出。如窮人無所歸正是憂之深處。此憂一切俱解不得。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此何憂也。而若此之深。其慕父母即孺子之慕。故其憂為不易解耳。說到慕君加熱中句。正見富貴情禮惟富貴之極。不足解憂者。為不可及。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已見得終身慕父母了。末節不過因此贊其為大孝耳。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

之美

此句上字  
是形容  
不是另意

王麟州曰說怨猶有怨親可疑憂則別無可護故拈憂以替怨  
 字憂正自慕生也憂之所以難解正以舜之慕非常人隨妻子  
 富貴逃遷之慕而猶是孺子之慕耳人少則慕父母而舜經歷  
 了許多可喜可願之事亦只知有箇父母依然孺子故曰大孝  
 說箇五十而慕見得舜於少艾妻子富貴皆經歷過了此時  
 猶慕則後來皓首終身更有何物能動得他故謂之大孝  
 洪覺山曰人少則慕父母大孝終身慕父母是舜以大聖不過  
 盡其為小兒者耳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黃葵峯曰五  
 十而慕非怨慕也蓋瞽瞍未應豫之前舜之慕乃所謂父母惡  
 之勞而不怨者也瞽瞍既底豫之後舜之慕乃所謂父母愛之  
 喜而不忘者也

餘伐檀生曰慕君之熱中為富貴者然為功名者然若是奉檄  
 以養親揚名以顯親則慕君之心猶然是慕親也

不告而娶章旨○前段見舜委曲處重一權字後段見舜真實  
 處重一誠字權與經合誠與明合所以為人倫之至陸葵曰曰  
 天理本活動聖心亦活動故天下無難處之事天理本真實聖  
 心亦真實故天下無難化之人  
 徐微弦曰前是舜處父母之變後是舜處兄弟之變然以不告  
 娶亦夫婦之變也帝妻舜而不告亦君臣之變也子產而見欺

正說在可

卷三十一

三

石鏡

四書說義 卷三十一 五倫之變盡於此矣

於枝入主隸之變亦朋友之變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

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

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黃葵峯曰告則不得娶非但沮而止之也聖賢事親視無形聽

無聲聾聵即不敢違堯命或中心默有不悅則舜定不得娶矣

既不得娶而徒取親一番怨懟故不如不告之愈也○邱古心

語曰不告而娶不孝也告不得娶不慈也使告而不得娶是居

已於孝而發父母之不慈舜豈忍哉吾寧受不孝之名不使親

露不慈之情此舜之用心也聖人不繫名以形人况吾親乎

忠父母如  
曾見於  
父母之類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

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不○敢○逆○親○之○意○不○若○大○家○相○安○於○無○言○反○是○兩○全○的○道○理○委○曲

以○為○舜○地○古○聖○人○成○人○之○孝○有○如○此○程○竹○山○曰○瞽○瞍○之○令○不○行

於○君○而○得○行○於○子○舜○之○孝○必○從○乎○父○而○不○從○乎○君○故○告○則○不○得

妻○在○舜○不○在○瞽○瞍○也○徐○自○溟○曰○非○舜○不○能○權○以○成○父○之○慈○非

堯○不○能○默○以○成○舜○之○孝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

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箠朕二

如此解乃  
是帝堯之  
用心若只  
說以君法  
使之便不  
是成人之  
孝

四書說義 卷三十一 五

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  
曰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特殺已與曰奚而  
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金仁山曰完廩已下而賸焚之浚井已出而賸揜之蓋舜之事  
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使父母有殺子之惡也○按鬱陶謂  
思之甚而氣不伸猶陶之煙氣結而不散鬱陶思君之言未必  
純是假意即如至不仁之人一旦乍見孺子入井亦必怵惕惻  
隱焉知象於不意而見之際非是真心也觀其忸怩之色正是  
真心動處○象憂二句總是形容舜之與象天性至情流貫融  
液無形體間隔處不必更求着落孫淮海曰至愛鍾於心而不

可解視象仍若孩提然未嘗責以知識袁小脩曰不但見愛弟  
之情亦見聖人化境全不着意譬如手足痛楚心便不寧手足  
康豫心便自得雖舜亦不自知其何為而然也

憂喜胡二溪曰憂喜只在鬱陶思君一句看鬱陶是象飾為見  
兄之憂思君之言是象飾為見兄之喜郝鹿野曰象憂者謀欲  
殺舜是也亦憂者憂其何以至此象喜者鬱陶思君是也亦喜  
者喜其何以得此或曰象一旦云思君此象喜也故舜亦喜而  
謂曰臣庶與治象憂一句只伴說耳下節單明喜非偽意可見  
謂真內山曰象欲殺舜其迹甚明舜豈不知然見其憂則憂見  
其喜則喜畧無一毫芥蒂于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

山為世  
其喜則喜畧無一毫芥蒂于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

四書章句 卷三十一 山房

嫌猜萬端。惟恐發之不早。除之不盡。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

天同量也。世儒疑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

子特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

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

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乎。既

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

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吳因之曰。象本極惡。不可化誨。舜亦巴不得他回心。故一見他

走來。便自歡喜。不計其他。又何偽之有。即一來字。亦可味。君子

二句。重可欺。以其方上。難罔句。是帶說。○方字。即道字。然道名

有方。故不曰道。而曰方。

王顯甫曰。校人欺子產。正與象欺舜同。魚既烹而云舍。云逝。無

亦可見象謀兄。而既下階。既出井。亦無迹。可見聖賢直以無心

應之。何論真偽。馬君常曰。象雖非愛兄之弟也。而弟原有愛兄

之理。彼以愛兄之道來。是非以象來。乃以弟來矣。天下無真人

情。而有真道理。此要看出聖人一種真切念頭。有觸感而應之

妙。

徐自溟曰。魚不生於水。而生於子產之心。可見君子之仁。不為

世情所窮。巢睫子曰。不告而娶的事。似是有心。幹來的。憂喜與

石鏡

卷三十一

四書章句

山房

石鏡

卷三十一

四書章句



同的心。實是無心。應出的有心。無心皆是天理。非聖人不能。封象章旨。此章以仁字作主。大旨只是親愛二字。盡之封之者。固是親愛其弟之仁。而使吏代治。亦所以全其親愛無已之仁。吳註添一義字。殊非章旨所重。

萬章問曰。象口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

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誅不仁也。要見除民害意。方與有庠之民。奚罪焉。相對。仁人固如是。緊頂有庠之民。奚罪焉。句說舊皆謂疑其不公非也。此節只重仁人之於弟也一句。親愛不必盡於富貴。然必藉富貴以行其親愛者。從身為天子看來。因後日為天子。不復追念前日殺已事。故有藏宿之說。若在舜之心。直一無怨無怒已耳。或曰。怨怒二字。俱屬弟看。弟常怒之而不藏。弟常怨之而不宿。王陽明曰。只說不留一點怨怒于胸中。語意自融。何消說怨怒在弟而已。不藏宿。王弼州曰。舜之誅四凶而封象也。何居。曰。四凶得罪於天下也。

其不得有  
為之迹不  
知舜之妙  
用正在此

象不過得罪於已也。得罪於天下雖弟無故也。得罪於已雖山方無誅也。况親如弟乎。謂聖人而脩匹夫之愴於弟也。程竹山曰。殺兄不仁也。棄弟亦不仁也。未殺無殺之實。不封有棄之形。故當以此求舜處象之意。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此之謂也。

象不得有為一段。聊解有庠之民。奚罪向不重重在常常而見之一段。原歸到親愛其弟上。

徐岩泉曰。舜處象最厚。象當時一切政事皆吏代治。便不得肆

惡此亦是保全他况無事權羈絆。又得時常來朝。欲其時常來

朝者亦有意在。蓋朝廷禮法所在。忠孝誠敬俱見於此。舜不忍

置象於不足計較之地。欲藉此以寓薰陶之意耳。此意惟孟子

識得。故源源而來。宜加使之二字於源源上。蓋不煩以政事

是使之得以源源而來也。不及貢九字。一氣讀下。及貢以政即

五年述職也。五年便是常期。述職便是政事。勿以貢政分作兩

項相對。

徐倣弦曰。象不得有為一段。是法行於恩之內。欲常常而見一

段。是恩洽於義之中。此見聖人處弟情意藹然。

盛德章旨。此章首節辨無臣君之理。重堯老一句。中二節辨

四書章句 卷三十一 九

無臣父之理。重以天下養四句。上是據事而斷其誣。下是原心而斷其妄。蓋曰攝則堯還為天子。舜只代他行事。安得謂之臣。君既尊之養之。則瞽瞍之分尤隆於舜。安得謂之臣。父末節又引舜能化其親。以破父不得而子之說。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即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憾。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

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古語本意。是言君父不善。不得及於臣子。咸丘蒙引來。則謂盛德之士。君不得以之為臣。父不得以之為子。誤認古語。遂以舜事實之。孟子仍以古語本意解之。所以破其惑也。今却云德雖盛。也不可以君為臣。以父為子。則與孟子解釋一段不相合。堯老句已斷盡。非臣其君了。引堯典以証其無此事。引孔子言以明其無此理。舜既為天子。三句皆是証堯老一句意。王心齋曰。時造此語。又引孔子之言為証。此皆當時無父無君者。假古語以行其私。所謂橫議也。孟子斥之為齊東野人者。蓋齊國習見篡弑之事。以為常。故有此等議論耳。方孟旋曰。蒙古

四書章句 卷三十一 十

語無據。孟子引堯典，又引詩書之語以為証。蓋謂語不載於詩書者，皆可以齊東野人之說。

附林次崖曰：二天子之說，虛齋謂堯未死，舜既為天子，既是無堯為君了。今又帥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是又以天子待堯，豈不是二天子？此說非也。使堯在時，果以位禪舜，舜為天子而已，退居無用之地，死即以天子之禮待之，何以見是二天子？所謂是二天子者，特以放勳祖落天下為服三年喪，則堯分明是箇天子，在那裡？若舜既為天子了，堯死而又率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豈不是二箇天子？蓋堯坐定是一箇了，舜又是一箇，豈有是理？可見堯在時，舜未嘗為天子。臣堯之說，自不攻而破矣。

虞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勞于王事三句，是原作詩之志。說詩者四句，是示以說詩之法。如以辭五句，是又示以泥詩之病。○文是一字，詞是一句，重在不可害志上。如以詞而已矣。一氣趕到是周無遺民也，見詞之不可泥如此。

徐渭川曰。意非意想之意。逆神僥逆之逆。朱子所謂將自己的意思。前面去。等候是也。或置身於異代。以俯仰其景槩。或移事於今日。而想像其情懷。或於言之中。探討其所已述。或於言之外。推廣其所未發。乃是一段真精神。默相迎處。  
附朱子曰。大抵讀書。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庶乎可得立言之旨。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于胸次。而驅牽聖賢之文。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於穿鑿。而不免郢書燕說之誚矣。况又義理窒碍。寔有所不可乎。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

此節正見舜之得成大孝者。以其為天子。而以天下尊養其父也。非反以天子而臣其父也。尊養之至。全重由匹夫而得之上。引詩言孝思維則。正是武王纘緒有天下者。故特借以贊舜。非泛泛引証之詞。○孝子之至。一句提起看。是通節之綱。尊養二字。是自然以天下養。正是尊親之寔處。故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不是以養為尊之之至也。  
姜翼陰曰。舜孝之可為天下則者。以其盡道。應豫而天下化定也。豈在尊養間。但即尊養可見無臣父之事。孝思二字最重。鄭彥如曰。引維則之詩。將謂則其孝乎。則其尊養乎。若人都要以

天下尊養盡孝則越思矣此處只可說則其孝然更思立身揚名以致尊養隨分自盡則家國俱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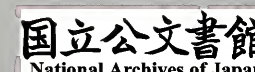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父若是謂父不得而子也是為父不得而子乃借古語而破之猶言除非作如此解蓋父之化子其常而今反見化于子若難為之父者然與以堯舜之道要湯例着

沈大若曰尊至矣養至矣而猶本敬以事之正是形容至孝處引書只將夔夔齊栗四字破其容有感之謬乞若只帶言蓋大意只重子雖盛德無父不得子上不重感化上錢岳陽曰上一節在尊為天子上見大孝此一節在德為聖人上見大孝

附張南軒曰古之君有受教於成德者如大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謂之君不得而臣亦可蓋在子惟知盡事父之道在臣惟知盡事君之道而已在他人與後世觀之則見其有不得而臣不得而子也為君父者宜三復斯言

天與章旨○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是一章綱領以下皆發明此句以天字作主而究言天之所以為天者則民心而已故未引太誓以終之通章凡言天與處皆就人心之歸上論然以人證天非天人並重之說

附章內言天者三通是一樣有云天不言之天乃蒼蒼主宰之天相堯二十八載天也之天乃氣數之天故曰天也之天乃民



心之天。不知氣數。乃天定之期。民心乃天啟之神。不必分祈。附顧涇陽曰。堯以天下與舜。此事載之典謨。何須更問。乃世有艷慕而依倣之。如子瞻子之之流者。既屬可笑。况以為可得而與。則亦將以為可得而取。則亦將以為可得而奪。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以欺天下者。尤屬可懼。故孟子徑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就二字。反覆分割。直透到頭。然後知天下公器。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切奸雄。亦可消許多痴夢。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黃葵峯曰。即不能二字中。便合下天與人與意。但隱而未露耳。

○今人只說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天一所得私。則不能二字。便索然無味。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以出乎身者。言事以加乎民者。言其寔一也。若啟若翼。無不如意處。是即天示以與之之意。示字正對命字看。以言授為命。以意授為示。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

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以諸侯大夫薦人為言特以形出天子其所不能處即天也天  
 受固天民受亦是天○本說薦舜於天而又云暴之於民正從  
 民心上驗出天意  
 附輔慶源曰下薦人於上公心也若有必上用之心則私意矣  
 彼竊位蔽賢者固不足責而進一善達一能上必君之用下示  
 已之恩者皆非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  
 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  
 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主祭主事  
 平然非  
 治而百  
 安之神  
 不享矣

此正舜受終文祖以浚闡位之事為天下神人之主故蕪祭與  
 事言之主祭如顓帝祀宗之類主事如徽典叙撥之類此一段  
 是章內最擔斤兩處蓋主祭主事正舜行事所在而所以神享  
 民安者正天所示與之之實也享在祥應上看出如陰陽和風  
 雨時便是百神享之安字作服字看即若於政率於訓是也然  
 要歸重天與上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  
 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  
 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  
 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



子是墓也非天與也

孟子既以天受民受。發明天與。其意已盡。而又有舜相堯一節。想有感於益之事也。故又條論其攝相之久。與朝覲訟獄之歸。以申明之。

二十有八載。重在施澤久意。下文朝覲訟獄謳歌之咸歸。正根於此。而天之與舜。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堯能使舜相。不能使舜父。其所以久則天使之固結於民也。故曰天也要根避字說。來蓋舜方避之民。顧就之固結於二十八年之前。乃致應於二十八年之後。非天而何。觀下而居堯之宮。一反可見此意。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焦弱侯曰太誓之引。只以證民心歸舜。即天心與舜之說。夫以天與為說者。不是為堯舜辨。蓋因堯舜以立後世之坊。

傳子章旨。○吳省菴曰通章只重一天字。與賢四句。乃一章之網上段。雖有與賢與子兩項。要把禹啟事作主。而以舜禹之禪形之下段。雖說夏商周三項。要把益作主。而以商周之繼形之。末引孔子亦只是結禪繼之意。正與與賢與子句相應。徐傲弦曰自天與賢。天與子說起。而結之以天也。命也。其辨禹非德衰意已明矣。匹夫以下四節。又歷舉仲尼伊尹周公。以明益所以不有天下之故。大凡不是人為處。便是天。不必紛紛於氣數主宰之說。

四書說

卷三十二

一五

山

徐自漢曰唐虞三代雖有傳賢傳子之異要之皆是傳賢也蓋  
 傳子亦視其子之賢耳舜能繼堯之道禹能繼舜之道賢之賢  
 也如啟能繼禹之道子之賢也故子有賢者啟是也成王是也  
 子有真不肖者桀紂是也子有不賢而賢者太甲是也子有不  
 肖而非不肖者朱均是也太甲始而顛覆已幾桀紂之倫旋而  
 怨艾則亦敬承之啟此不賢而賢也朱均能退處不與舜禹爭  
 而上成父之讓下成相之賢則特不肖父之神聖而非桀紂等  
 也此不肖而非不肖也

○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  
 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

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  
 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  
 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  
 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  
 子也  
 則與賢則與子二則字主聖人承天說然亦不着力觀下文啟  
 之定位乃在禹既崩之後可見羅長源曰舜薦禹禹薦益其初  
 本欲均與賢也後來禹却與子當其未定之天舜禹自主張不  
 得

高中玄曰堯舜傳賢非視天下重於己子之說天下與子原不

相蒙故可與子則與子以為天下也。不可與子則與賢亦以為天下也。○羅長源曰：子不可傳，乃蔽於親愛之私，而必傳子可傳，或貪於遜禪之名，而不傳，均非天下之公心也。

附問：舜禹之避，假饒天下歸之，而朱均不順，將從天下而廢君之子乎？抑奉君之子而拂天下乎？焦園曰：堯舜之傳賢，皆生時傳之也。舜禹亦生時受之也。是雖未即真，而天命人心已有定屬矣。舜禹之避，不是欲讓天下之戒釋，不是欲讓之朱均，亦不是欲聽天命之他屬。愚嘗思其避之之故，蓋堯舜死而堯舜之子尚在宮中。孟子云：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得之矣。故商河陽城之避，所以徐待其子之遷耳。晦菴乃云：舜禹未嘗有取

天下之心，避之唯恐天下之不歸，則非聖人至公無成之心矣。至於益避禹子，却有可疑者。蓋益嘗攝天子之政，三年喪畢，歸政於啟，自以盛滿難居，避之箕山之陰也。豈是為辭天下之故耶？是知舜禹之避，避君之子而不忍逼也。故其後來之有天下也，無不獲已之心。益之避，避已之權而不敢居也。故其後來之不有天下，亦無可耻之事。

別辭退之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與其傳不得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薛方山曰：堯舜之禪受，堯舜之愛其子也。湯武之放伐，湯武之舍其身也。後



世有挈祖宗之天下。俛焉受不肖之子。使不旋踵。而為天下大  
僂。若秦政隋文之類。者可謂愛其子哉。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  
澤於民。久故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歷年少施澤於民。

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  
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

此條是說民從舜禹而不從益之故。推其出於天。以明與賢與  
子之意。均之為相也。有久暫遠近之異。均之為子也。有賢不肖

之異。此豈人力所能為的。故歸之於天。末二句又泛說箇天命  
以解其所為皆天也之意。○天以理之嘿定言命。以人生稟受

言。上致字是招意。下至字是來意。不招自來。如未嘗作善而致  
福。未嘗作惡而致禍之類。

解。承通節。又當以子之賢不肖。段作主。為相久遠。只帶說其曰  
不肖。非如俗所謂不肖子也。禹之戒。故曰無若丹朱傲夫。以一

傲德。便不肖其父。而天命人心之去留。以之矣。○敬字。家重其  
異於朱均。處正在此。而其能繼禹處。亦在此。敬承即在賢字內。

黃貞甫曰。敬所繼禹之道。即堯舜以來相傳之道。是其與子也。  
即與賢也。如朱均之傲慢。乃其不敬。處即其不肖。○一說。敬

賢能敬。作句敬者。聖人傳心之要。只一敬。便可承繼禹之道。專  
重在敬上。

天命王親濤曰。上章止言天。此兼言命者。蓋朱均不肖。而舜禹  
 聖人。天必不棄舜禹。此可純以理斷。若益與啟。皆有賢聖之德。  
 而一與一奪。則氣數不齊。故兼命言。陶石簣曰。莫為斯莫致。二  
 句以天為主。而命之一字。正見天之著落人處。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  
 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  
 周公不有天下。

二條須連絡說。下去匹夫而有天下。必是有舜禹之德。而又有  
 天子薦之者。若有德無薦。亦不能以有天下。仲尼是也。然則益  
 是有德而有薦者。何以不有天下。予蓋以遇繼世之君賢耳。仲

尼伊尹周公。特以為益之例。俱不重。○天欲與一匹夫必廢一  
 繼世。然繼世必桀紂。天始廢之。重在苟能嗣業。即不輕廢。意曰  
 先世有功德於民。故報之也。

尹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  
 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  
 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

此條又不過申明繼世以有天下。一條意。徐倣弦曰。太甲始初  
 覆湯典刑。後能處仁。遷義。天亦不忍輕廢之。則故賢能繼為之。

道者。豈非天之所屬。羅開野曰。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是咸  
 有一德。可以有天下之會。而况又當嗣君之顛覆。則似乎物望。



所歸然而天意已屬太甲則其四年二年者天若或促之也其

三年聽誨者天若啟之也○蔡虛齋曰顛覆而放之者欲其悔過也放之必於桐者欲其顛

湯墓而興思也於桐必二年者以其有三年之喪也然放字亦

是後人如此說要之伊尹却只籍諒陰之禮聽於冢宰者而為

之不是顯然放置也若顯然放其君則是霍光之廢昌邑王矣

將何辭以謝嚴延年歟○附放劉華岩曰放字當是教字正與下訓字相映或訛以為放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唐士雅曰伊尹述其事而周公言其意此虛實相生法且伊尹

二節本借客形主而猶益之於夏又借主形容可見文之變幻

虜○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義一有兩說一以天命為義一說又以奉天命為義徐倣弦曰

天無心也惟與其可以安天下者耳聖人亦無心也惟承天以

與其可以安天下者耳堯舜禹總是一般心其以天下與賢與

子總是一般事故孔子以一箇義字斷之○按其義一非聽天所命總是一般之說處唐虞之時則以禪為

天夏后殷周之時則以繼為天義者宜也○繼合於禪可見繼之

奉天之說  
義長

曰書

卷三十一

十一

石鏡

附王陽明曰唐虞之世風氣渾朴人情無欲亦不思爭自夏以降則世道人心靡一矣故官天下者即神聖莫議家天下者即中才可托傳賢之變為傳子非聖人意也為世變計也聖人非徒為一家起念也從天下起念也謂繼世為德衰則不可謂繼世非世衰亦不可

樂道章旨○通章樂堯舜之道一句是頭腦况辱已以正天下乎一句是歸結蓋據其本所樂之道以伐夏救民而正天下則決無割烹之事可知此斷盡伊尹了聖人之行以下乃是餘波而末節復引伊訓為証見得伐夏救民事在所必有則割烹事在所必無

陳景周曰通章不必分窮養達施為兩事總是樂堯舜之道蓋之自辭受取與直到致君澤民皆是樂道作用處袁中郎曰伊尹聖之任者也只一任字精神具足其任天下之重句最重任道德任事功正是任道處出處原非兩截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輔慶源曰戰國時人不知有道義之學汲汲於富貴功名雖枉己奪身有所不顧故說為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

伊尹一生  
事業是  
樂道到  
庶道分  
庶道分  
庶道分  
庶道分

龜山解與  
樂湖合

西書錄

卷三十一

十一

山

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不是空空想慕。直恁沉酣屬餐意思，不肯一息放手。若非真

樂，便有歡苦之意。豈肯以此上致君下澤民，徹始徹終都是這

箇物事。故於相湯時，欲親見堯舜之道，便想得耕莘時真樂。堯

舜之道，於始聘時，驚然樂堯舜之道，便斷得他就聘後，必不肯

枉堯舜之道。此是孟子據理善辨處。○道即精一執中之道。註

中誦讀，勿泥辭受取予。止尹之樂道處，義與道不平對。沈無田

曰：非其義，就在非其道上。勘出是一句說話。由天下千駟說到

一介，只看做一樣。故由耕莘做到伐夏救民，亦只是一樁事。

樂道揚慈湖曰：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於有

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哉。

侗初曰：伊尹胸中自有箇覺，在只天下弗顧千駟弗視。一介弗

取弗與，曠然灑然，無一點渣滓。是何等光明，是何等景象。豈農

夫田父所能。○朱子曰：龜山說伊尹日用飲食出入息，便是

樂。堯舜之道，却不思下面說，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這箇便是真

堯舜，却不是泛說。○

弗顧弗朱子曰：道義兼體用而言。一介千駟極多寡而言。人之

視解弗朱子曰：道義兼體用而言。一介千駟極多寡而言。人之

器識不同，或矜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必兼舉而極言之。始

見德之全。徐自溟曰：弗顧弗視，正從堯舜天下授受之意。反證

得來，而又精之於一介者，又是精一心脉也。張無垢曰：道在一

心脉也。張無垢曰：道在一



介則一介重道在天。下則天下重。

附高中玄曰：處猷畝之中，是一耕夫也。其孰祿之天下者，而弗顧其孰與之千駟者，而弗視又孰與之交際者，而不以取不以予乎？蓋孟子即其為人之素原，始要終而推其猷畝自處之意。有如此者，以著其行誼之峻潔，非必有其事也。

解徐傲弦曰：一介之取與甚微，而尹磴磴稱量其間，與天下千駟並重。彼其有所不為如此，故放君而人不以為篡放君，而又反之，而人不以為專，以其有所不屑者，有以取信於天下故也。湯使人以幣聘之，翼翼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猷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堯舜之道在尹，自有以致湯之聘，翼翼三句，依然弗顧弗想之胸次，正見其重始進而，不輕就功名之意。若云托言以觀湯意之誠否，自是俗解。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猷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牛春宇曰：幣聘不出，不是堅執所守，幡然後改，亦不遂變初心。涵養既大，設施既遠，致用自是，不苟聖賢出處道理自合如此。人謂伊尹前後似兩截人，不知總是一個樂堯舜之道，終其身耳。已親見二字當玩，正是樂堯舜實際處。

將字便與  
妥字相反

附沈無回曰始驚既幡然謂試湯之誠意非也又謂涇養既  
 大出處自不可輕此亦非也又一說尹在莘野既度世又度湯  
 又度已知一出便湏做出放君易姓的事來故徘徊顧惜而不  
 忍就似為可聽然嘗考尹五就湯五就桀初意原欲以忠湯者  
 忠桀迨聞醉人去不善而就善之歌尹乃復歸於亳謂尹莘野  
 中即有放君之意無是理也然則如何夏雲渠云驚然曰幡  
 然改曰西曰字皆孟子推伊尹之意而云非實有是語也蓋總  
 是欲形容任天下之意故抑揚其詞耳較諸說長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節明已所以決於應聘之意緊承上文意若曰我之欲親見  
 道行於君民者正謂天以覺民之任付之我而不容他諉耳  
 良知人所同具故不曰未知未覺而曰後知後覺予天民先覺  
 句正見天意所在已不得辭處○按斯道即堯舜之道也上以  
 君民分言此單言覺民者蓋為君以覺之也正使民為堯舜之  
 民處而使君為堯舜之意即在此覺民事業中徐進齋曰尹言  
 先覺而曰予天民真見得此身中有天即此是自己真覺處  
 解知按知覺二字註以當然所以然分疏則覺比知較深不知  
 知是全體覺乃知之初苗人有不知只為初時不覺緣覺便知  
 覺如夢之得醒醒後便有知了覺正知之警醒處故下文單言

覺

解。覺。記。學。編。曰。予。天。民。之。先。覺。何。也。言。民。之。先。知。先。覺。即。予。身。是。也。伊。尹。是。代。天。下。之。真。性。而。顯。露。其。形。骸。天。下。是。借。尹。之。形。骸。以。表。出。其。真。性。也。以。斯。道。覺。斯。民。者。言。人。人。皆。先。覺。而。哀。其。不。自。覺。也。故。即。以。斯。道。覺。之。非。益。彼。所。無。也。湛。甘。泉。曰。伊。尹。天。民。之。先。覺。覺。了。便。自。樂。戒。所。覺。之。道。便。是。堯。舜。之。道。非。取。諸。堯。舜。者。以。樂。於。戒。也。戒。固。有。之。也。但。係。於。覺。不。覺。耳。

○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思。天。下。之。民。五。句。是。回。其。言。而。推。其。心。故。就。湯。二。句。是。因。其。心。

而。實。其。事。總。為。下。文。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一。句。張。本。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雖。承。思。天。下。三。句。而。總。括。上。文。意。伐。夏。救。民。正。所。以。廣。堯。舜。之。澤。而。釋。內。溝。之。耻。者。便。是。下。文。正。天。下。事。○ 按。覺。字。是。伊。尹。一。生。的。擔。子。思。字。伊。尹。一。生。的。心。事。然。即。從。上。文。看。出。亦。是。孟。子。推。究。之。辭。就。天。下。中。舉。出。匹。夫。匹。婦。見。一。民。亦。所。矜。憐。直。是。萬。物。一。體。之。心。真。切。篤。至。如。此。故。曰。自。任。以。天。下。之。重。自。字。與。前。後。已。字。身。字。相。照。非。言。其。任。之。大。也。伐。夏。救。民。自。任。之。實。事。

徐。自。溟。曰。自。唐。虞。揖。讓。以。來。未。有。放。伐。之。事。放。伐。自。湯。始。孟。子。云。就。湯。而。說。之。又。伊。訓。云。朕。載。自。毫。則。知。湯。之。伐。夏。尹。成。之。也。

然尹之本意全是为救民即欲不放伐不可得此真是唐虞以来莫肯任其然者是於民为任德於夏为任罪於堯舜为任道附王龍溪曰士之處世所重全在立志遇與不遇非所論也伊尹只是個業野耕夫便以天下為己任蓋其萬物一體之心原切於膚不容自己使其終身不遇亦是窮困的阿衡其聘而得遇亦只是個柴遠的耕叟非有加損也吾人若無此志到處只成自了漢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吾未聞枉己二句又自伐夏救民中看出此是通章斷案見得

伊尹正是箇正天下的人若曾割烹要湯決不能正天下既能正天下決不曾割烹要湯○聖人之行不同教句見自古聖人無有不潔身者何獨於尹而疑之專重近與不去上  
袁了凡曰看歸潔其身可見聖賢之學全在己身上刮磨得乾淨無一毫粘滯方可建功立業辨伊尹之割烹全在此潔字上  
巢睫子曰正天下根上任之乃所以正之也不辱己  
根上弗視弗頌勿取勿與來惟一介不苟之操方能達萬世  
不遺之業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徐玄扈曰既謂之堯舜之道則必無所要既以堯舜之道進則

四書

卷三十一

四

房

不得謂之要。蓋借萬章一要字帖在道字以辨其非割烹耳。與夫子之求異乎人之求同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引書証伐夏桀民之事。要與上相關。若使尹始出時而辱已以要湯。則既出後必不能救民以正天下矣。此不可不辨。

南嶽氏曰。放伐之事。湯猶自知有慙德。而尹直任之曰。朕載自亳。兩自字。膽極大力。極雄大約。見得極到。故敢如此。若在形迹

上躲閃。便是見道未透處。

餘按桀都安邑。而湯都亳。亳居安邑之東。而鳴條在安邑之西。而又出其西南河曲之南。湯伐桀宜從東徑攻安邑。乃從下反

上。升陲而反下。趨鳴條。蓋不掩罷以出。傑之不意。所謂仁人之

師也。引此以見伐夏救民。師出以正。皆尹教之也。尹真正已以

正天下者。其無要湯之事。益明矣。出路史

進禮退義章旨。通章全以進禮退義句為骨。吳因之曰。或謂

孔子主癰疽寺人。蓋謂其主之以求進也。故言孔子進禮退義

以析之。孟子辨苟主之非。雖有三節。意却以彌子節為主。蓋癰

疽之得君。未必如彌子瑕之專。即主癰疽寺人。未必有如衛卿

之可得。而於衛於齊之日。又未必有桓魋要殺之危。乃其拒彌

子者如此。主貞子者如彼。其不苟主自可想見。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

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戰國遊士往往失身匪人以干進故污及聖賢以掩已醜孟子  
 云好事者為之非是謂其造言生事乃是謂當時好為汗辱之  
 事者故為此說以行己之私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  
 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  
 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按主顏雝由向提起看彌子只借來佐筒引證大意只要將禮  
 義二字發明聖人立身大節即命之一字亦是借來轉出禮義  
 二字不是平對○禮主辭遜進以禮要見不輕進意我主果斷

退以義要見勇退意進退所在由得自己故於禮義一毫不敢  
 苟且得失則付之命語意一直說下不是推原到有命上去徐  
 徹弦曰進固以禮矣而退必以義重義息得之固曰有命矣而  
 不得亦曰有命重不得邊照下無義無命看自見  
 張南軒曰聖人非擇禮義而為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  
 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朱子曰聖  
 人以義起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瑕言之也  
 高中玄曰命之當然處便是義如用舍是命則行則蒞便是義  
 宋儒安義則命不足道之說未免支離  
 附別徐懋齊曰子路豈肯欲夫子之依媚臣哉或者有感於南

子之可見而云然也。或欲作憤悻悻意，不應答曰：有命。徐自溟曰：使夫子得行道於衛，不去彌子乎？然以彌子而卿也，則又安能去之也？得卿而不去彌子，道猶之乎不行也。聖人拈出一命字，消了小人許多攀附之心。冷了俗人許多勞攘大心。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孔子當阨，向最重。見得死生之際，尚且不為所主，况齊衛無事時，豈肯失身於可賤？為陳侯周臣，指貞子說。按司馬司城皆宋官名。他國所無。孔子適陳，主貞子，則貞子固陳臣也。然必冠之以司城者，以貞子平日言之也。提出臣字，便見非癡瘖侍人。

是陳侯

之倫。微服正聖人，達權處亦正聖人。安命處若倖倖自逞，便非順受。丘毛伯曰：彌子瑕之誘孔子也，以利桓司馬之劫孔子也，以威若孔子之自處，只是以禮以義。李君節曰：其拒彌子也，是得喪之會，見得透其主貞子也。是生死之際，守得定，總只是守義安命，不可以常變平對。吾聞親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癡瘖，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此節以觀人之法為證，重人品以類相從上，見孔子決無苟主。陸寔府曰：論聖者必緣品類以相證，此亦淺矣。然氣味之投合。

曰書... 卷三十二... 廿

必不可強。故甯其所主。以定趨。標未有爽其生平者。註中類字。最妙。以觀近臣之法。推之。則知癰疽侍人。必不為孔子所主。以觀遠臣之法。推之。則知孔子必不主癰疽侍人。○孔子所以為孔子。全在進以禮三句看出。○附別張南軒曰。末言觀人之法。豈獨為人臣者。所當知。為人君者。猶當明此義。則遠近交見。而不蔽於耳目之私。○食牛章。肯○此章議論。都是無中生有。叙置斷案。只在百里奚不諫一句。看出他知幾之智。來。即此知幾。說他知廣和興。和食牛干主之汚。又自此智。推出相秦之功。以見其賢。而必無自鬻成君之事。層層轉授。文詞最高。

○禹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背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飯牛是百里奚實事。好事者之汚。蟻病。只在一要字。然奚入秦取相之由。已無可據。故但叙其去虞入秦之由。以為下文論斷。○此反復辨駁。俱在不諫上。生出○宮之奇諫句。亦是為百里奚不脫有奇之諫。而不行。然後百里奚可以不諫也。叙列假道一段。總見虞人賁貨。復諫。以見奚之不諫為智。不然。只消不諫一字。已打倒他。一生。生不得下節賢智。





徐自溪曰百里奚不諫大有可議終不若之奇去於不聽之後則謀國之忠謀身之智為兩得之然孟子此處未暇剖斷特辨其無下主之事以破好事之口

事考

晉荀息請屈產之乘與康緜之璧假道于虞以伐魏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片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魏宮之奇諫曰魏之表也魏亡虞必從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汗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卒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

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子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

之子

此節智字從不諫看出賢字又從智字看出前四段以首段為王下三段反復以明其意相君二段以下段為主上一段吊起以存其案皆是因有以推無即此以明彼○王觀濤曰知虞公之不可諫此一知字且不重只是言當其去虞入秦之時年已七十使猶不知干主之汚則非可以少年不經事為解矣斷是不智了須如此一氣看下去却轉云然而奚則非不智之智以識見言賢以抱負言

附陸寔府曰。中原之國。可有為者。莫如晉。晉虞仇也。不可以  
可與晉敵者。莫如秦。故季去虞入秦。三置晉君。乃是為虞報仇。  
與子房始終為韓故事同。徐自漢曰。予謂奚未必有此志。何以  
知其無此志也。以其志廢廢之妻知之也。然則奚以稱賢。特賢  
于當時。登惡乞堵之士。徒貪饗而無益人國者也。  
附于忠肅曰。使管仲無佐桓一段功業。終有愧於召忽。使百里  
奚無相穆一段功業。終有愧於宮之奇。

終

